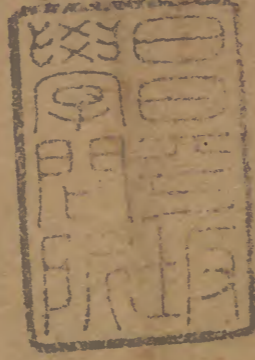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



		五	漢
	二	〇	書
	四	八	門
	九	七	
冊	架	函	號
二	四	九	七

隋南
北

庫	文	閣	內
二	五		漢
四	〇		書
九	八		
架	冊	號	類
二	四	九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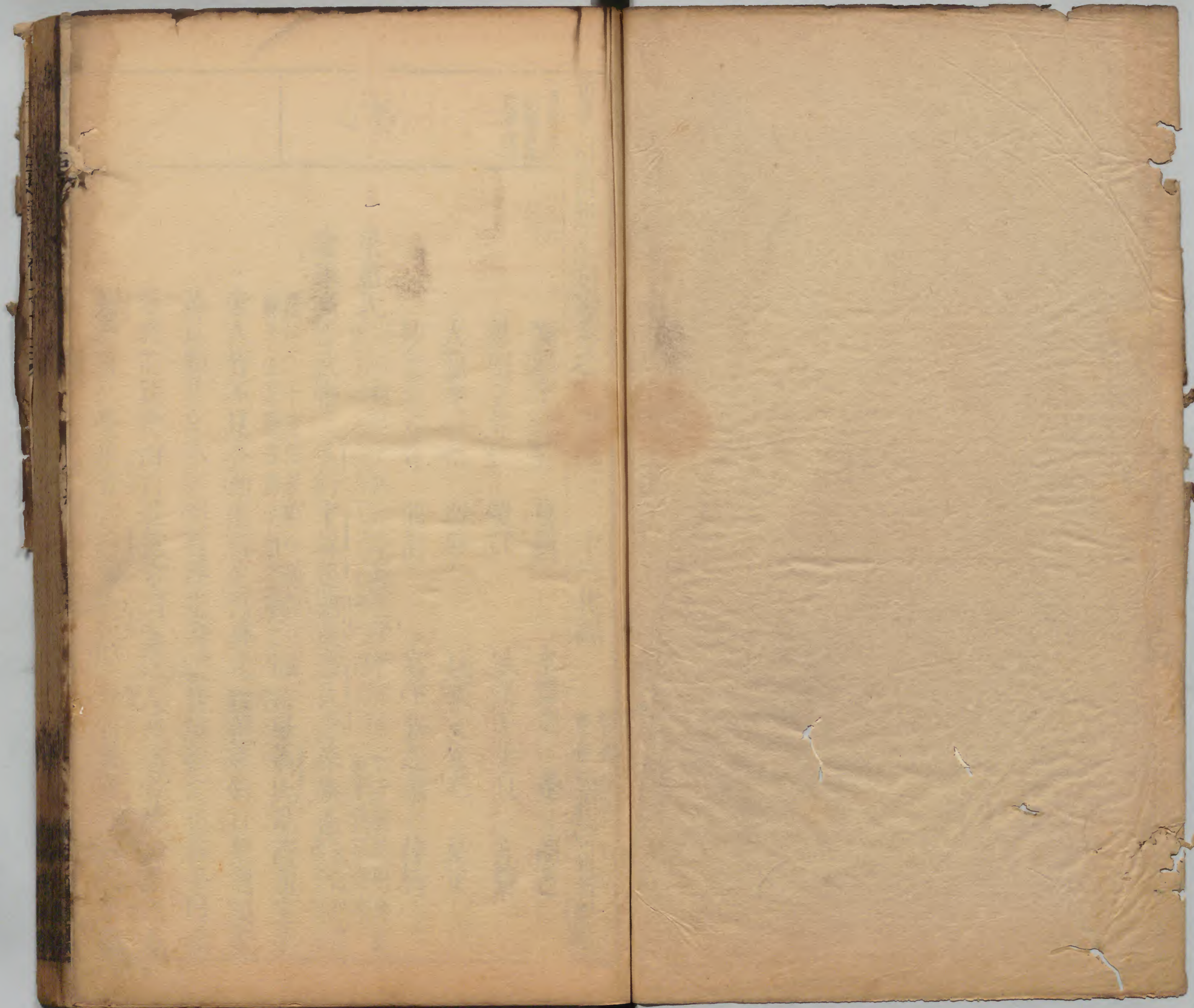
編年三十七号

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6
冊數	24 (11)
函號	284 76

廿二廿三





訂世史類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宣帝 晉明帝 明帝 宋高宗

世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景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高宗 世宗 宣宗 惠宗

陽明王守仁 畏許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臨李 崇 增修

砥柱天安之 是正

妙法續方 關訂

賓字張之鵬 梓符

梁肅氏 武帝御 元帝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建康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 關陵蕭氏 齊 陳 族也 齊 陳 族也

蕭何二十世孫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母張氏 昆 蒼蒲生花

嗣子生道 賜 進 賜 牛 順 之 廟 之 生 物 旁人皆不見 吞 而 生 衍 生 有 異 光 狀 貌 殊 特 日 角 龍 頰 重

齒 武 類 舌 文 八 字 頃 有 浮 光 身 披 日 影 影 文 在 右 手 白 武

兒 時 能 踏 空 而 行 居 室 常 有 雲 氣 人 或 遇 者 體 輒 蕭 然 長

奕 逢 有 文 學 東 晉 初 衍 變 襄 陽 知 齊 將 亂 齊 修 武 備 泰 寧

東晉書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十一代編

梁武帝簡文帝九帝
宣帝附敬之明帝後

梁簡大
試論表詔
註實全題

臨淄字純卿 草創

水齋謝遷 浦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州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賓宇張起鵬 梓行

梁蕭氏 武帝衍簡文帝元帝釋宣帝答附敬帝方智及明帝後
後主堉七主共八十五年 附北朝 魏周齊隋

建康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 蘭陵蕭氏 齊疎族也 按世紀齊
與梁同出

蕭何二十世孫整整生館館生嗣子
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衍 母張氏見菖蒲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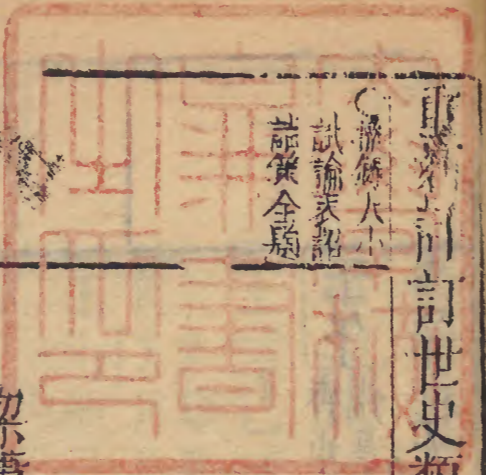
旁人皆不見吞而生衍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

岳武觀古文八字項有浮光身以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

兒時能蹈空而行居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長

英達有文學東昏初衍鎮襄陽知齊將亂密脩武備聚驍

十一代編 武帝



勇萬數伐材積茅兄死建牙集眾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遂入建康竟弒二主代齊初用沈約徐勉周捨等立肺石以伸冤置博士立學建孔廟以重儒嘉納許懋封禪之善事可觀未稍惑冥佛禁文綺人獸之形以麴為牲太子既卒舍孫立庶遂開家釁頗喜邊功築淮崩央萬民魚鱉晚納侯景而三度捨佛之身竟捨景手為臺城餓鬼卒遂使三傳三禍霸先篡奪裔孫如綫僅延江陵非貽謀之失乎生平尚文簡刑徒使賄吏弄法世肖驕橫而已不抹亂亡也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葬于脩陵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

齊時宜思

進爵為王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

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衍然之按沈約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然自負高才昧於崇刑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邸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四月梁

主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

顏見遠一人

弒巴陵王子姑熟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書見遠子節也禪代之際能死節者見遠一人

而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實

受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而姑熟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

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

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

於此湯伐桀武王伐紂二君不為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數其罪而誅之若湯武之所為也後舉齊後封以一國使不狃其祀○梁主詔公車府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

二君不失為聖人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弒之焉將誰欺乎

十一代編 梁 八帝

梁置榜不肺
石刻

誘不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莫言食也謂有祿位者不為之於上也欲有橫議投謗

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沈莫達者投肺石肺石赤石也形如垂肺欲伸寃者立於肺石三

日聽其辭○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盜者何孫以韓人書此亦復仇也其書盜

是故亡國之臣一也不為君亡則張良以復仇則文明以復仇而書盜

○八月梁定正雅樂十一月梁之子統為太子

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者五歲能遍誦五經著述有書

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省萬機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

皆稱仁主寬和容衆直溫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唐荆川曰蕭統五經所著文選等作可謂文身然亦

信佛教立三諦法是文而惑於邪說不足以為文也君母喪水漿

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慕厭痛見怒於父終身不能自明是孝而

昧於處變不足以為孝也雖然履代太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罕

矣慎毋為此刻論哉

癸未梁天監二年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及右將軍周

捨同參國政捨唯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梁以謝

朏為司徒梁主初徵朏朏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

尚書令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系暉煩不省職

事衆頗失望按梁室革命朏與何點何徽皆受徵非至可謂守節不

請既拜司徒乃復不省職事則此出亦何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巡北邊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源懷行臺

使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後開源懷通濟有無

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劬方用事勢傾

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

朔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係卿之

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

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梁言扮分請代父死梁主赦

之馮翊吉扮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扮年十五

十一代編 梁武帝

每身有重錄

兩人俱稱賢
相
梁以謝朏為
司徒

梁問謝朏
何點何軋
孰優

源懷通濟有
無
源懷奏免于
非

源懷奏免元
尼
飲酒非鞫獄
之所
言扮馮翊代
父

此舉乃因父取名

百粉齋純孝之舉

王尹何量粉之薄

擲登聞鼓乞代父命烈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劾奏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克純孝粉曰吳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嘗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魏有獻鷄雛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冠距鳴將

領其羣也言雌鷄有冠有距能鳴能將與雄無異也又有雄鷄生角劉向以為小民執政之象今鷄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

明君慎能致福

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視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

明王重粟帛

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魏大旱邪醫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分限但恐歲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魏詔管轄國學時魏

粟帛養民而安國

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于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愈衆○魏築九城

魏詔管轄國學

于北邊柔然侵魏源懷謂用夏變夷莫如城郭素築九城○十月梁大舉伐魏

柔然侵魏源懷謂用夏變夷莫如城郭素築九城

乙酉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末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

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五經博士招納後進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

選學生往雲門山受業

從何胤尚之子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闡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

梁立孔子廟

立學○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梁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

拓拔氏亦多矣○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光字

注固今日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

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

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末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方是魏主好宴

樂故光言及之此其書何著豈直也○十一月魏王足圍治城蜀人

震恐那繆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

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李鄧元之亂資儲空竭

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襲屐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左

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四可圖也淵藻

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于矢寡弱五可

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矣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梁大有年米

梁大有年

梁大有年

尹起梁大有年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

熟則他歲之歉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皆此

丙戌梁天監五年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曰一

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

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

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總尚書繆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

行之則事闕古之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

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

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臣然則山澤之貨亦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臣然則山澤之貨亦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臣然則山澤之貨亦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梁大有年

梁大有年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

梁大有年

梁大有年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

梁大有年

梁大有年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

羊丁士... 十一代編 梁武帝

不虧其得之矣

梁韋叡攻小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門外叡

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

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

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

士皆死戰因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展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

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李姥俱畏合肥有韋虎虎指叡言○梁太子統五

歲逼諷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

鍾離並書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叡之能謙初魏中山王英與不至是矣並書二將所以著帥克之在和也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

梁曹景宗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

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益多勸緩行

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車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

墜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邲陽梁主豫勅景宗曰韋叡卿之卿

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火

攻大敗魏師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梁將昌義之曹景宗韋叡既

解鍾離三人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遠取一子

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最虛難積塞塞為最下叡擲得盧本勝摩雉矣乃敢反其子而作塞見能讓不伐也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崇

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與琛曰長史後

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

朝文聞道是所願也崇有愾色○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

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

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梁

今夕正可談風月

今夕正可談風月

今夕正可談風月

今夕正可談風月

今夕正可談風月

不知得上佐何如人
辛琛屢諫不從
正長史
朝文聞道是所願也
今夕正可談風月

腹中
韋叡卿之卿
將和師必濟

韋叡以盧作

後

時人咸服其無私

以臨川王宏為司徒竊曰宏書道宏帥師伐魏繼書蕭宏逃歸今書以宏為司徒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者也

戊子梁天監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先是魏尚書令高季弼

昌至是魏立高氏為后彭城主魏固諫不聽魏固諫不聽

曰魏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夾云封于泰山考績柴

燎福乎梁南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

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

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胡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愨者賢哉愨學可謂正矣

魏復取三關中清武陽廣魏也皆在信陽魏中山王英將取三關先

策之曰二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

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魏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

易

聖主不須封禪

非盛德事不足為法

許愨學可謂正矣

二關相須如左右手

攻難不如攻易

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

眾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迫仙琕將復邵陽

之耻聞叡至乃退按叡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亦立終不肯舍其簡末

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戰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云爾

主不肯梁主不肯初魏主遣董紹慰勞

叛城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

宜備申此意夫天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

言之魏主不從○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書講佛書作承明閣居寺始於此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儔上疏曰漢光武魏武

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

益不可暫廢故也陛下親講大覺摩訶但謂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

物之所先伏願五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不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

十一代梁 梁武帝

學問多益不
可廢
五經治世模
楷

天立君以為
民上豈可不
思此

梁主不耻先
言

為將不可專
勇

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郭大有曰裴延篤可謂善於開導君心者矣蓋好佛乃魏主之弊蔽使延篤厲言正色以諫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溺意於此其肯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讀書日久自知聖賢之道可法而弗老虛無寂滅之教焉非將不久而自廢也意安知其入乎此而出乎彼哉

辛卯梁天監十年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稷曾殺東昏侯以功大賞

輕怨望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

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鬚曰

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後肇以擅權伏謀右丞高綽博士封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以高肇為司徒魏延昌元年軌素以方直自許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

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為少

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厭瓜屬以奉太一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

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厭少師

癸巳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城不沒者二版揚州刺史李

崇勤兵泊于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口淮南萬里係于吾身

一旦動足百姓无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綯叛降

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綯曰吾何而見李公平乃投水死崇沉

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被

靡鄰敵謂之臥虎

乙未梁太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即皇帝位是為肅宗孝

魏延昌四年貴嬪所生也高后欲殺胡氏給事中劉暉告侯剛于忠謹明皇帝詡朝

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胡太后臨

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漢光武崩太子意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

裁我

十一代編 梁武帝

非徒善開

張公可畏人

平生不失規

今已舉前不

淮南萬里係

于吾身

李崇卧虎

侍中以古義

裁我

階扶下諸王就耶唯許 ○九月梁淮堰壞先是四月梁淮堰成長九

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里十五丈高有二十丈 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

瀆江淮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聚聚水束注則遊波寬緩堰

得不壞絢乃開築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

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尹起莘曰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善陽而築淮堰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今又漂没十餘萬口蓋丁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于死况無故糜爛其民者哉

魏作永寧寺初魏世祖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

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塔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

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信罕聞珠玉錦繡駭人心目

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按魏世祖時有一萬二千餘寺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肅宗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形為其裁

文錦不得為人獸形

剪有乖仁恕心○四月梁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即皆以麩為之

於是朝野誦諱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梁主意不從

采補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也伏義作網罟舜焚山澤禹驅龍蛇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為樂不以犧牲為祀

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

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潰决緣淮數十萬盡葬魚腹顧雖為天不得

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

已亥梁天監十八年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彞征西將軍

仲瑤上封事排抑武人不得預清品詭譎盈路至是羽林虎賁近于

人相率至魏弟焚其舍曳彞父子毀擊投火中仲瑤重傷走兒彞先

遠近皆震駭胡后收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懷朔鎮幽使書德來傳

使也高歡至洛陽見彞死還家傾貲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

焚大臣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長守耶○

羊丁十二百三編卷之十二

十一代編 梁武帝

卷之十二

魏元之命係于長史

行雁買魚

選舉夫人自

聖王代大

帝土莫急于求賢才

何如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舉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琰反

良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買魚執簿呼名一

更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銓量也衡平也所以量度人物而為之平也書奏不報其後

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夫人自亮

始魏末關宦劉騰擅權崔亮托妻劉氏為騰一族以致各位赫顯是始亮身不正已不能取人矣故其立法也不問賢愚唯論日月於是

選舉夫人自事而魏即此惜哉

朝聖堂曰聖明王代大聖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令夫抱

關擊拆委吏乘田皆小役細務猶不在非其才若夫縣令州守所

流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界之而付諸年

格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其為盡政害民不既多乎

道根有勞王

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

幸其宅哭之慟按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勅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

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

重元又恃寵驕恣憚每裁之以法衛將軍中官劉騰權傾內外吏部

用其弟為郡憚抑而不奏又騰皆怨之魏主時年十一又騰遂謀殺

憚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

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梁

車騎將軍章獻卒時梁主好佛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獻不

冬魏司徒崔光卒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木嘗忿

惠于忠元又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

用事裴植郭作皆以無罪至元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賢思

又用事清河王澤蓋以謀叛身誅

養虎得噬

章獻不欲與

俗俯仰

章獻所行如

平日

崔光與張禹

胡廣

惡伯傾心下

表主使驕

當世以為雅

家庶無北

顧之憂

李崇請改鎮

立州

李崇抑亦先

天下事何易

可量

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

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初李崇曰緣

邊諸郡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今宜改鎮立州凡府戶悉免為民

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並用國家庶無北顧之憂也肅宗不能用

至是反廣陽王深上言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

陵為亂臨淮王或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曰去歲今

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

省

同馬淵公曰李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

鳥可與

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眾宜持久今

王師全制之

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雜沮故高壁深壘者

王師全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徧裨帥精兵數千以襲

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

益未至莫拆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保

岐州○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欲自出求

糧行數日為胡騎所擒時其子延伯守統萬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

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

首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

被擒為陳禍福賊眾之降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為

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儼紇神軌皆以詐力得幸太后

神軌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度世之孫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

盧義僖不許

李神軌之婿

所以不從正為此

義事然句

若 辛雄言決裁 行四

明王賞罰必信

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耶義倍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勅停之內外惶怖義倍夷然自若○十二月魏荆郢群蠻叛命臨淮王彧討之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丙午

梁普通七年 魏孝昌二年

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

徐紇

段侍中元順出爲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北魏之

宰

紇語奔吳爲太宰後越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脇肩而出順叱之

小才正供凡 桑之用

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凡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因振而起太后默然○九月魏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順王琛引兵躡之後琛爲 宋所殺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梁侵魏取壽陽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

梁王欲以此 道窺河南

辛雄請選舉 不拘停年

明致堂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與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也若夫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等仁天下無敵梁王欲以此道而窺河南亦左矣魏幽惟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魏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

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疆暴息矣不聽

丁未 梁大通元年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 自六鎮之叛

魏孝昌二年 未嘗有以死節書於是書楷若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

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上

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

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

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

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以房景伯為

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

子為椽令論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毋崔氏通經

有明識且丘婦人則其子不孝景伯自其母毋曰民未知禮義何足

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

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卒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

以善民在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係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

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

間變頑悍為孝子孰謂民果頑哉

梁王捨身於同泰寺 書捨身始此同泰寺在

應天府上元縣臺城內

尹彥昌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

可戒則身不可捨若以委其身於佛天為捨邪則為佛者當取其

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其初未嘗捨也身未嘗

捨而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

其身不知當其捨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

從而歸之也本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

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竟之 前書二將僧智圍魏東豫

州刺史元夔和於廣陵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

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景伯母與對

十一代編 梁武錄

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委

旅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

其宜夔乃登城拔魏職建梁職慶和市

其宜夔乃登城拔魏職建梁職慶和市

兵而出吏民安堵

可謂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

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

州刺史元空

即厲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

竭外無救援城陷與兄

俱執兄弟

相為死都督潘紹榮數百人

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

榮曰此皆魏之心臣義士也皆免之

心臣義士也皆免之

戊申

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

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夔倖用事

戊申

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

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夔倖用事

魏王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棄

敵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

隙隙日深是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

嫌隙日深是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

為善師居爾朱川因房為氏兵

強劉貴等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未之奇也

強劉貴等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未之奇也

慶未之奇也慶有悍馬命歡剪

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

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

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

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

其言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

不可計其故

色別為羣

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

嬖孽擅

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

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

勳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

高歡

深有

歡自先世坐沒徙北邊習鮮卑之俗

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絕

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

胡致堂曰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

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

收而用之二百年

收而用之二百年

之基業豈易領乎

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

臨洮王世子釗

魏王詔亦悲鄭

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

密詔榮平兵內向欲以脇太后榮以高

歡為前鋒行至上黨

歡為前鋒行至上黨

魏王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

與太后謀斃魏王二月癸丑魏王暴

與太后謀斃魏王二月癸丑魏王暴

奉生母胡氏為太后胡氏所為不諱

隨與三歲嬰兒共之胡氏就死

隨與三歲嬰兒共之胡氏就死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二千相連被殺嫡庶母子內

外君臣之間可謂大亂太后欲立故臨洮王實難世子釗釗始生三

歲太后欲久專是為敬爾朱榮聞之迎立長樂王子攸帝孫攸即位宗孝性

皇沉太后及幼子釗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榮自為都督中外諸

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按胡氏淫亂元之可矣三歲幼主有何罪

爾朱氏竟敢夷滅而無咎類也夫胡致室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

氏稱制微德彰聞元澄雍輝才薄力弱劉騰元又擅權驕貴以召

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辨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

元匡崔光袁翻李崇平雄諸人之言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

歡能為魏毒也魏自止耳

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怒曰河陰之役君應

知之湛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湛元湛國

之宗室位居常伯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湛罪

湛顏色自若乃舍之後數日榮與魏王登高望宮門壯麗乃嘆曰元

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榮

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王納以為后魏王疑之黃門侍郎祖莹曰昔

文公在秦懷嬴入侍秦嬴氏妻晉太子別是為懷公圍趙事有反經

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胡氏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既以背常能合道

乎或曰加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昆出

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道之中

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計亂倫之

謂哉夫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惑於邪

說而不能辨惕於強也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已酉梁中大通元年魏北海王顥來奔梁王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

將兵送之遂北顥遂與陳慶之進拔梁城梁陽縣城即帝位於睢陽

城南今歸德府五月魏王顥取梁國策陽虎率魏王子攸奔河南顥入洛

陽改元建武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爾朱榮擊元顥殺傷甚

眾以無船欲還北圖後舉楊儼曰今四方颯颯視公此舉若未有所

養德成此

十一代編 梁武帝

魏

事有反經合

元尚書之言

天下論

元湛爭遷都

若北歸使顛復得徵兵完聚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後渡河魏王顛走臨穎縣卒斬之傳首洛陽陳慶之走歸梁魏王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有大將軍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異問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夷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中尉魏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王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貴之道穆見魏王魏王勞之道穆克冠謝魏王曰朕愧卿卿何謝也○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伽藍持法水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魏語涅槃華言才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云無為禱佛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也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前後凡三捨身胡致堂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帝為帝王內蓄嫗妾外列官師富貴之樂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寺衛之審猶以求足又命將出

衣冠人物非左東所及
中尉清直
現于魏高道
梁王三捨身於同泰寺
佛行有五要

兵爭奪於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道如達摩南天竺國人者亦不取也

漢養心曰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弑其君其用兵畧地攻戰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悔悔甚而長疑而思佛氏之說以為可以贖吾罪凡佛氏所禁者不敢為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為之卒至捨身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諫於危亡也

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承安三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

親黨布列魏王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王雖受制於榮然性勤

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王既外逼於榮

常怏怏不樂遂與賊陽王徽圖殺榮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

州帥騎據晉陽會爾朱世隆共推太原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兆輕兵

倍道兼行叩宮門宿衛乃覺遂執魏王子攸遷於晉陽縊殺之○魏

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歡不得六鎮則爾朱未易下也初葛榮部眾

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

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

魏室殺爾朱榮
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

高公雄才蓋世
倍致龍以雲雨

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將鎮兵可集汾東
受號令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
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

何徽曰高歡欲統六鎮以爲傾城爾朱之計故因兆之醉而乘機以劫之是誠歡之有異圖而非兆之失也彌目惡兆之弑逆而高歡謀之可遂乃特書曰兆使歡統六鎮以歸兆之失而忽歡之罪其辭酌順逆之弊也審矣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王

驍而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子攸狂殺爾朱榮

之狀魏王口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

禍耳魏王閉口八年魏王好學有制度以元義禮權陽得情而不言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

爲明主○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時乾與封隆

之等襲信都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雜畧

蓋世其志不居人下自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

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素著

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潛詣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逆

逆凡有矣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偃

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稅足濟軍資願

熟思之歡大悅○魏李元忠爲趙郡太守聞爾朱兆弑敬宗棄官謀

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

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周公吐哺迎士輟洗漢高

見生其人可知還吾劇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取

箏鼓之長歌慷慨歌曰魏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

歡曰富貴皆彼所致致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

人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逼也歡乃復留遂與謀合殷冀二

州則滄瀛幽定自服歡蓋元忠手而謝焉○四月梁太子統卒統字德施

羊丁世也

十一代編

梁武帝

十一

魏高公傳

李元忠載素筆濁酒迎高歡

李元忠下車獨酌

李元忠長歌慷慨

天下形勢可見

此君天遣來

小字德施

統讀書五行俱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註陶詩天性孝謹在東宮

言言世史卷之二十一

君子於正道不可離

岳陽王啓後為後梁舊事竟不立其子款

諡曰昭明

同馬溫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也

不可游滌可不戒哉是以說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

陽王皆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梁主立太子母弟

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為綱王簿

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

風網不能從綱以徐擒為家

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擒欲加誚

問經史及釋教摘商較縱橫

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

不意在郡梁主謂擒真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

坐起恒西向後宮監聽遷之告厭禱事太子孫承丁貴履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

岳陽王啓後為後梁舊事竟不立其子款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

同馬溫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也不可少頃也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

陽王皆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梁主立太子母弟安王綱為太子朝

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綱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

風網不能從綱以徐擒為家兼管記摘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

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擒欲加誚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

問經史及釋教摘商較縱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并不悅謂

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擒老愛泉

不意在郡梁主謂擒真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守

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詔曰爾未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

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北軍魏南交州民執刺史劉世明以

降于梁梁主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北歸至洛陽奉送所

丁世明

十一代

梁武帝

流芳

梁王有君人之度

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執節歸也力屈而志不奪其志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恭帝二年魏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鄆

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恭於學訓佛寺更立

平陽王修戊子修即位於東郭之外是為孝武帝孝莊醜節閔帝恭

於門下省歡自為大丞相

胡致堂曰當是持節歸國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正而心惡之高歡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節閔已立君遣使入表輸忠自達魏人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觀以匡帝室方在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后備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所曰高歡所以未

者止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屬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今寧夏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承熙三年東魏孝靜帝魏雍州刺史賀拔岳為陳悅所殺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字文泰也英畧蓋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宜奉為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

秦隴○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王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王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

輿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殺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室之憂西處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

宇文泰乃心王室

王思政問西

絕之計於裴

決

十一代

果

元

元

元

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王授以方中郎將魏王遂入長

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魏王乃下制書數歡罪惡

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孫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捲赴都與

其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

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後竟

奔梁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王以諺云熒惑入南

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王西奔慙曰虜亦應天

象耶○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追魏王不及遂集百官耆老立清河

世子善見為帝孝文帝曾孫遷都鄴世號東魏○閏十二月魏大行

泰進毒弒其君修魏王至長安未幾與泰有隙飲酒遇醉而殂泰乃

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府屬河南道寶炬魏孝文帝之孫

孝武帝是一百四十九年○高歡立清河下世子善見而魏東矣字

文泰立南陽王寶炬而魏西矣歡有悔過事君之心三傳而後

鼎為北齊泰有廢君我王之心一傳而即取魏鼎為後周夫歡之
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過六德二十八年而併於後周後周元五
傳二十五而隋取之蓋皆拓
拔氏之餘燼宜乎其皆易滅也
乙卯梁大同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正月朔魏文帝寶炬即位進丞相泰
為安定公○東魏大丞相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上
自為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焉
司馬昭劉裕高歡權臣一轍也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
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
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間以政事卧而
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
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右丞泰典機密日是寵遇日隆綽始
制文案程式未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十一月

蘇綽諫為治之要
字文泰不覺膝之前席
蘇綽其奇士
朱出墨入
梁世賢相稱
范徐

高歡使諸子
治亂

抽刀斬

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嗤鄙之歡獨異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此者必斬○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寇梁至淮上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夜中聞書快
吏

此人天賜我

內辰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曹高季式薦元康於高歡曰是能夜中聞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而元康性深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勅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

山中宰相

弘景非不謀
其政之義

屋漏知之在

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學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胡致堂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是之時政事之失亦豈少哉處身則專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疑駁入於亂

四月梁以江子四為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宜加檢括速以啓聞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

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忌之○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

此等何自而

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

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誇

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

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信求

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

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至長安魏以為驃騎大

將軍○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滑曲

書迎戰大敗之歡以宇文泰先殺其將竇泰將兵甚盛至沙苑東魏

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無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

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耻失竇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爭恨

不忿憤怒者謂之

可一戰擒也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

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

大破之歡乃馳去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

高歡如喪肝

名縣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戊午

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八年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故

之斬其將高敖曹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東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

歸魏將軍蔡祐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募厚甲

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

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

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東魏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討平

之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但人之向景裕初范陽盧仲

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高歡討擒之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

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

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

衣履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十二月盜殺魏廣州刺史

之

進退無得失

之

之

梁武帝

梁武帝

李延孫殺之者長史也其言盜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

故書初魏李長壽為防蠻都督帥其徒拒東魏魏以為廣州刺史侯

延孫以澄清

景攻殺之子延孫復收其兵東魏高歡患之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已

伊洛為已任

任志誠與常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所殺○東

高澄改停年

魏改停年格高澄為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凡才

格

名之士皆引置門下

敬容獨勤簿

已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自晉宋以來

敬容為俗所

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晡不休為俗所嗤其為人質

領

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十月魏置紙筆於陽武門以求言皆東魏

敬容以綱維

也故書以○魏制禮樂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字文泰命僕射周

為已任

惠達郎中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辛酉

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字文泰欲

時政

革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蘇綽為六條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

詔書

地利四曰擢賢能五曰恤訟獄六曰均賦役泰嘗置諸坐右令百司

農者天下之

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東魏大稔書大稔若可喜

大本

僅稔則他歉為可知一歲僅稔則他歲之歉為可知幸然不知一

惟知王道者

正所謂嘆美不見於有餘羨慕常生於不足者也魏自喪亂以來

乃知極農

農商失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

甲子

備饑饉傍海煮鹽軍國粗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

息矣

令悉以四十尺為匹至是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

胡致堂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儉仁者次之恃力墜兵者多不經意高歡周武至是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政不施但聞年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

言言十步... 郭中四貴

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

權勢薰灼專資驕貪歡以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

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景於澄○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

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

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胡敬堂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

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躬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

心知老莊之非又不回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

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五月魏大都督瑛瑒公賀拔勝卒宇文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時真大勇也○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御史中尉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道奏駁尚書遺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前侍郎楊情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至除名後歡至鄴握暹手而勞之然暹巧詐高澄納魏瑒瑒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詔事不復假以頰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畜狗求吠

將來無復吠

狗

崔暹懷刺墜

前

自作乃過於

吾

魏作大誥

文章皆依此

體

賀季陳四

事

吹毛求疵

章皆依此體○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書詰責異乎聞善則琛啓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務國

乙丑

梁大同十一年魏

八年魏武定二年

二月魏遣使如突厥

突厥始見綱目本

西方小國姓阿史

那氏世居金山之陽

其酋長土門始大

○六月魏作大誥晉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

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

十一代編

三十四

魏書

梁主孝慈恭儉

執筆編寒

對小臣如遇

大賓

梁主怒質球之諫

梁主護短矜忠者哉

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曰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廢養

民聚財啓奏梁主大怒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

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七倫反

也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糲細皮起

已身衣布衣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雖居暗

室恒理衣冠正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木冠小臣如遇大賓然優

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

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

其觸實故怒按質琛所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被詰責即謝過不敢

求得之與至闕下勸王克宋昇開城納賊厥後賊又執琛送出以為

金紫光祿大夫是琛不惟不死而又為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

能仗節盡忠者哉司馬溫公曰賀琛之諫不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

短矜其所長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餘切直之言過於

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大諫

頭緒而不知名辱身死覆邦絕祀豈不哀哉

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奸吏招權

弄法貨賂放市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事又專精佛戒

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

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

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丘文莊曰大禹泣罪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福也酒淚雖

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真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

智變惡為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

卒至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

禍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

教之不足憑信固如此哉

丙寅梁中大統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梁以岳陽王詧都督雍梁益秦郢隨諸

軍事雍州刺史詧好學善文初昭明之卒梁主舍詧兄弟而立綱為

太子內常愧之寵亞諸子詧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梁主衰

刑

梁主受弛

梁主專相佛戒

梁主受弛

梁主受弛

老社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附至數千人至是以襄陽形勝梁帝創基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亂可首霸功遂樹恩百姓乃下教曰昔之為政者藉聽眾賢則所聞自遠資鑑外物故在曠致明吾以陋識思納良謀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成將懷弱關市哀刻豪猾包藏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弛張未允循酷乖理愛狎邪佞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於是境內稱治○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浮圖塔也天火曰災災者害物名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胡致堂曰梁武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其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為宴安無所廢闕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夾火之儆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于魔障窮極上木以肆狼心鳥在其為清心能捨也魏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玉壁名城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

王思政為孝寬

舉可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勇俱困乃解圍去○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

為國當愛人訓人
慈父嚴師
蘇尚書平生主
廉讓

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正史論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張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暫峙之日終能雕斲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蕭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功也

丁卯 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五年 正月朔口食不盡如鈎侯景反叛梁國城亡之兆也

十一代編 梁武

二六

流云齊書

胡致堂曰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跪而下堂之失耶抑人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人不亦宜乎

文武兼爲之用

侯景有飛揚之志

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爲之用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

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大原

高歡留紹宗

王恪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按紹宗討侯景

大事宜共籌之往俱輕之及開○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太平寺主

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

早兒共事

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聞歡疾

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爲太

傅大行臺○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降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

梁魏謀國

援之上書景降魏而魏不爲動此書景附梁梁即先是正月梁王夢

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

得景則塞北

計實以正月梁主愈神之召羣臣定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

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

機會難得豈宜膠柱膠泥也柱瑟上鴈足也瑟二十五絃一絃一行以膠於柱則不能調喻執一不通也然意

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詎是事宜脫

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

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侯前此謂

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此夢國家人計

胡致堂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梁武納東魏叛臣在彼則失其境土所當致

師也其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師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

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

戎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後東魏慕容紹宗

擊敗之獲淵明○東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

等而還東魏主孝靖帝善見善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

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嘗侍宴舉大觴屬

東魏主東魏王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

罵使李舒奉殿東魏主奮衣而出東魏王不堪憂辱乃與荀濟謀誅

孝帝有孝文風烈

澄事覺澄幽之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返晉陽○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

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稱曰言雖不至多於理甚要

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畧曰侯景自生猜忌遠托關隴依憑奸偽逆主

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

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

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

弼言

戊辰梁大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大

潰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

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胡致堂曰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

羊丁廿五

十一代編

二天

流

杜弼作檄移

高歡行紹宗有未盡

論者以兩右

策問高歡遺慕容紹

宗於其六
太宗委世
訪於高宗
何如
紹宗逐侯景
不盡其力
侯景襲據壽
春

蕭介料侯景
侯景高歡
卯翼之遇
豈知為江淮
純臣

魏末成於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
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
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
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
之彼紹宗與勳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
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侯景與東魏戰敗東魏慕容紹宗擊景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
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
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卯翼之遇歡堵主未乾即
還反噬迺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履不蹠
脫言易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

唐荆川曰蕭介能肩文能安貧能辭軍國大事之權及其托疾杜
門而諫武帝之任侯景也自擬楚襄城郭之忠衛魚屍諫之節信
乎生為宗室遺老無忝劉向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賊
而不知以介之忠賢而不聽豈非梁德告終天奪其鬼歟

二月東魏末成於梁東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議
之朱異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
事須和必是設開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墜其計中
異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從異言景果為反計景請娶於王
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臨賀王臨賀屬廣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
下訪之景志恨反謀益甚

事須和

得罪於梁主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戕於正德
曰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
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
壽陽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在
諫太平府

壽陽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在
平府

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
江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於采石
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在直隸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

景必無渡江
之志

羊鹿堂詩

事公卿在位及馬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正德守宣陽門帥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僭即皇帝位

于奪焉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于李早殺之後數日復持來侃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忍殺之

宋濂曰

梁王納人叛臣侵人土地曲在我矣彼東魏者既不能與陣間罪反又遣使求和豈畏我耶特設間使我自相屠耳梁王不納傳岐之策而偏信朱异之言

昏謬若是無怪乎臺城之辱也

一舉曰侯景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景之亂帝致之論者固當罪景尤當罪帝也若正德則帝之養子願乃引景作亂可不坐以弑逆之罪耶故綱目特筆書之既曰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圖梁臺城嗚呼正德之罪豈容道哉

侯景渡江

侯景渡江校尉江子一帥舟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還梁王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大臣以一夫安能擊賊遂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

許國

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初梁王徵衡州刺史常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精兵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救假令無救豈得自安常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禮各以兵入

今日何情飲

援因合軍衆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粲

裴之高排仲

至高之管切讓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

柳仲禮為侯

禮等降於景侯○魏太師泰殺其國臣王茂泰殺茂非其罪左丞柳

柳慶華色不

賜帛旌過

朝野共尤朱

梁人不知大

義

宋人俯後城

下之

丁無去

慶諫忝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蒞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悟承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已巳 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 正月梁中領軍朱异卒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漸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 不日侯景乞和而曰梁與之盟敕止援軍若梁主自與自止然者所以專罪梁人不知大義委身從賊聽其愚弄之謀共視宋人不肯俯從城下之盟者真與臺之不若也 初梁臺城之閉也公卿困乏景眾亦饑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竟報許之詔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景盟敕止援軍既盟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鷄子

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枚

胡致堂曰古之時禽獸常遇人天聖人教之網罟漁獵則為民除患而因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備則愛物之心亦可見矣梁武信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圖何平之民

梁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憺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贇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贇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救繹欲旋師贇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從未幾因事殺之○先是梁以岳陽王譽兄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代督刺雍州纘恃才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深銜之至鎮托疾不與纘見後聞侯景作亂頭凌屣躡纘懼擒夜遁將赴雍州復慮譽拒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會繹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憺入援金陵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將旋湘鎮憺

欲待釋至方還州續自江陵貽釋書曰河東戴楷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其謀不逞又江陵遊軍主朱榮報云桂陽任江津欲應譽譽釋信之乃歸江陵殺愷令其子方等莊之攻湘州譽告急於晉晉怒時晉府司馬劉方貴潛與釋約襲晉會晉以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以樊城叛晉造魏益德杜岸攻之方貴令子遷超求救江陵釋遣續厚資偽將述職而密援方貴未至而方貴兄弟黨與皆敗斬遂使杜岸及中兵參軍尹正等擒續續請為沙門晉乃留中軍蔡大寶守襄陽率眾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兄譽時釋遶郭立柵北面未就而晉攻之釋懼遣使與謂曰吾家先宮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順逆安在晉報曰家兄無罪被攻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攻柵不尅退築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潰心離杜岸與弟幼安姪龕懼降江陵眾駭遁歸晉乃殺張續於軍而退杜岸見釋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輔晉毋龔氏登陴拒戰時晉夜至龔氏閉門至曉見晉納之岸等遂投兄誠於廣平晉遣尹正薛暉攻拔之獲獻岸母妻子女及族親者盡誅之留幼穉疏屬下蠶室既與釋構隙恐不能自固至是遣使於魏請為附庸魏宇文泰令祭酒榮權報之晉大喜

喜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與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主聞城已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

梁王安臥不動
梁主神色不

十一代編 梁武帝

蕭公天成辨
元音不可以再

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
跨鞍對陳矢及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
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敬言是後梁王所求多不遂志飲膳
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王臥夢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
口荷荷猶云呵呵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綱即位按梁武三捨身
也竟以身捨於

景其謂之何哉

更斷曰梁武遭時昏亂遂移齊鼎孝慈恭儉博學能文敬禮人臣
勤於庶政立心則條赦吉刑死徵士求賢尊經興學禮樂制度相
率丁問是以大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然晚節未路曩起蕭
牆禍成戎羯全驅遂缺寶鼎屢移為千古所笑者何哉議者咸謂
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納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
知帝崇尚釋教夏為夷堂堂象晃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
其疏棄之薦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戎狄之區不待
社稷變遷而宗廟已不血食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或頓兵
自固而不忌君父之難或舉州降仇而不恤宗國之亡夫以浮屠
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木流之禍其烈如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
其教而不悟
果何為哉

永安侯臨難
無愧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侯景之變武帝子孫臨難無愧者
永安侯一人而已故特書以予之

鍾山引射射

景愛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
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

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茲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六月梁臨賀王

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京衛州刺史蘭起之子澄時變起倉猝內

外震駭太原公洋入討斬之洋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

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高洋神彩英

胡致堂曰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目色

張曠以身許

之故幾陷其父斃於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親至恭謹以終其身

義之鬼其視袁君正

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殿而幽之忠孝俱亾天理所不貸也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曠御史中丞沈峻死之

張曠明於處死

義之徒真狗彘不若也

景使侯子鑿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曠書生

景使侯子鑿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曠書生

遂使闔門為忠

十一代編

梁武帝

疏考齊重書

三十三

梁武帝

疏考齊重書

疏考齊重書

疏考齊重書

疏考齊重書

疏考齊重書

張暉有死無

一門已存鬼

張暉一門忠

張暉無負平

陳霸先起兵

討侯景

平臣能盡討

賊之義

不閑軍旅或勸暉效袁君正迎降暉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

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

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

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

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峻

梁湘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子岳陽王譽昆弟交兵繹弟邵陵

王綸以書止繹不從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柳中禮率兵攻襄陽

岳陽王譽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帥師救之○十二月梁始興太

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侯景侯景之變梁之臣子能盡討賊

已郡人侯安都張憺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

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詵遣人止之霸先自京都覆沒君婦臣死

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

乎乃遣使間道請湘東王受節度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六歲能屬文讀書

十行俱下昭明太子卒梁武舍孫而立之在東宮十八年遇

侯景之亂雖承父業受制賊臣在位二年為景所弒壽四十

九梁武舍孫立子天不祐之事多不載誤納侯景兩子繼亡

○附魏寶炬東魏善見齊高洋

庚午梁太宗太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春正月東

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梁祖皓起兵

羊丁世之類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梁簡文帝

三十四

元

祖皓起兵廣

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百餘人耳書起初廣陵人來疑說前太守祖

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

帥義勇奉義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使天未悔禍猶足為梁

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

先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景遣郭梁荆東王繹移檄討侯景移前

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議也臺城之陷餘一年矣然後繹謂天子

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

遠近○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王為中山王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

圖讖囚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

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至鄴使

侍中張亮等見東魏王逼以禪位東魏王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

位於齊齊王洋遂即位國號齊改元天寶東魏建國自孝靜善兒起

甲寅一十七年至是亡

史斷曰東魏起自孝靜國政盡出于高氏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救敗亡是可慨也

魏將楊忠擒湘東將柳仲禮襄陽乃安○五月魏人欲令襄陽王登

發哀嗣立誓辭乃遣使冊命嘗為梁王建臺道百官梁王登朝魏侯

景自稱漢王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王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魏初作府兵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故

之書泰始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一切

獨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郡將

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之府兵本此

王守溪曰宇文泰以府兵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其法也徒法不能以自行泰既死孝武又出廢帝是亂臣賊子何以為也

法之本乎

九月梁邵陵王綸將攻侯景湘東王繹忌之遣王僧辨等襲之綸書責僧辨曰將軍前年殺人姪今歲伐人兄以求祭恐天下不許僧辨送於繹繹命進軍綸奔濟昌為侯景所襲奔齊齊以為梁王

辛未梁大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寶二年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齊以梁

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繹誘弟武陵王紀之子勳

正囚之○十月侯景弒梁主綱併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後為湘

東王繹所殺梁王僧辯等聞宗弒答湘東王繹請上尊號○景廢梁王棟為淮陰王自稱漢帝建康改元太始○齊主洋弒東魏故主中山王善見是為孝靜帝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

目耻性殘忍元時不赴父難後亦不奉簡文正朔忌殺會

姪惟營已私然能滅侯景亦有可取而踐祚江陵好尚古

教至連魏丘尚不知備在位三年降魏被弒壽四十七○

附魏欽齊洋

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齊天寶二年二月梁湘東王繹與王僧辨陳霸先

等討侯景景兵大潰與日餘騎東走○三月繹殺豫章王棟侯景弒棟後所

也正

尹遂昌曰蕭梁覆城謂繹舉兵名義甚正然自赴援至今未聞道

一兵馳一騎勇於討必至父死兄弒始克進攻蓋其包藏禍心

欲借賊手以去其逼非為父兄而討賊也繹之處心

積慮如此故未幾而江陵之禍國亦尋滅不亦宜哉

已丑梁僧辨等上表勸進勸上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

喻侯雖云投首襄陽短狐謂岳陽王答昭明太子之子未全革回言變而太平王

燭泰階六星平則治四時調曰玉燭爾乃一之○益州刺史武陵王武陵今常德府紀頗有

武略初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釋於兄弟

文士豈能匡濟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巴瑞遂稱帝于成

羊丁世之頁首卷之二十二 十一代制 梁孝元帝 三二

石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

蕭梁名

長鯨短狐 太平王

文士豈能匡濟

花 殿柱繞前生

善人國之基

使者八反乃

湘東王珠王

王作賊文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都初臺城之圍參軍徐粹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衙之會人告

怍反并其子盡誅焉亦殺司馬王僧略僧辨弟永豐侯搆歎曰王事不

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亾何待紀徵劉璠為中書侍郎使

者八反乃至又苦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後武陵王為湘東王釋所

殺及其諸子云○侯景都督羊侃之子賜殺侯景傳首江陵暴屍于市士民

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梁湘東王釋誅王偉等於市初倅勸侯景弒

簡文以絕眾心及在獄中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釋者曰偉

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日之語釋一日乃怒誅之

胡致堂曰侯景叛亂為之書謀贊決者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肆諸市朝猶未足雪

人神之憤洗滅凶之罪力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書之善其職也自魏遷難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啟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

楊惜風流辯給取士尚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術名

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門閥權勢子弟有賢能者取

之不考之前後最為折衷○魏蕭修自魏歸于江陵修之降魏也字

文恭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

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亾國

魯亂齊桓立信公築夷儀封耶城楚兵封衛晉文不失信於故原晉文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

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舍而原降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

乃厚禮修遣還江陵○十一月梁湘東王釋即位於江陵江陵自侯景之亂州

郡大半入西魏改元大赦

癸酉梁承聖二年魏三欽二年齊天寶四年正月梁王僧辨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

領揚州○魏作九命九秩之典後世以九字文恭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魏太師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

辛術最為折衷

今日曹如之不知

晉文不失信於故原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十一代編 梁孝元帝

廓文帝第四子復姓拓跋氏○齊王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季庶齊中

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

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斐季庶皆言其誣罔不

直收啓齊王坐謗史殺之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按魏收為人甚

揚休之助則為其父作佳傳納爾朱之金則為榮滅罪惡或茂帥不

肯收錄或妄有所詆毀私其所親而獎其所畏宜控訴者之紛紛也

○三月梁武陵王紀留蕭偽守成都自帥軍伐江陵梁王繹請魏遣

尉遲回伐成都以救之秋七月紀眾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圓滿

照等遠近憫之○八月梁主好玄談講老子於龍光殿

丑起辛曰其父講佛於同泰寺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請老子於

十月魏遣桓國于謹帥師會梁王營於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

梁王繹殺之初度季才言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

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王楚分恐建十之月其入江陵宜整飾徙都

避之梁主亦曉天文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于謹守

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後梁主營帥眾會之長孫儉問謹曰為釋計

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

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釋出何策謹曰釋儒而無謀多

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其用下策也魏師至內外戒嚴

梁主乃停講王深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

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琴臣亦有和者胡

僧佑出戰皆敗未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仁

勸梁主都荆門而不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甲寅魏人百道攻

城反者開四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請質求和梁主乃焚古今圖

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

衣出降後梁王營使鐵騎擁之入宮囚於烏幔之下梁主性殘忍且

亦天入地

魏收穢史

講老子於龍光殿

石梵境上帖然

宗黃何罪

文武之道今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愍高祖寬縱故為政尚嚴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言讀書無益也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按

主釋後恐不仁所好者玄談所護者老子而聖賢圖書儲之雖多亦寄之陳述耳乃從而笑之書何罪哉○按蕭繹讀書萬卷不讀親親仁民一句宜有今日也

武帝恭儉賢惠少君

司馬公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繼屬而歸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附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問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中廢忍尤甚是以雖剪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虜豈特人心之不與抑亦天地之所誅也

使斷曰元帝以武帝之子據上流之重方君父告急轉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及簡文嗣位則翼戴以降梁祚亦可矣而乃不奉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其始終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能倖國祚希覬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統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寇亦交逼不圖保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已猶焚圖書愚蔽甚矣喪師覆族身就囚戮宜哉

立梁王營為梁皇帝資以荆湘之地也兵守之置防王將兵居西也初魏師未還營將尹德毅說營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

為設亭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賊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誓刻之間大

功可立願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營曰卿此策非不善然魏待我

厚若遽為此入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擊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按魏人此舉非存以繼絕之義而營不用德毅之策以致江東全喪又失襄陽與此大匹婦之諒哉○初簡文

帝編書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納文士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

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百卷法寶連璧二百卷謝客

又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馬鑾

經譜一卷恭品五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百卷行於世而元帝釋亦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鼎尹傳十卷註漢書一

代編 梁書元帝 三九

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
韶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
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楚經十二卷式贄三卷文集
五十卷亦行於世二王篤志藝林多聞博究然正學未講德業大姓
無補敗云

後梁中宗宣皇帝 名譽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

仇殺叔父元帝遂即位都江陵在位七年壽四十四殂葬平陵

附敬帝方智 字慧相元帝九子宣帝同堂弟晉安王也襲虛

大通二年統被鮑龜之讒廢之尋弒○初武帝幸亥中
為太宗簡文帝而封統子讓豫章王與河東王晉安王
朝野多以為不願侍即周弘正勸綱讓不從後已巳太清
二年五月武帝餓死於侯景之手綱擁虛何太寶二年辛
未十月見弒於景湘東王繹不赴父難不奉元正朔受命
北齊為梁相國後為世祖元帝承聖王中與王僧辯陳霸
先滅景稱制癸酉十一月答受魏命為梁王於荊州與魏
執殺繹及太子元良乙亥正月繹帝江陵而元帝九子方

智年甫十三二月襲位隨暹淵明 月復位至丁丑十月
為霸先篡弒時王琳又立北梁王莊尋降于齊而蕭梁之
派止有中宗矣○丁南湖謂管以昭明子據江陵延及
宗三主三十三年姚思廉作梁史削管造陳不列帝紀之
餘不係昭明之後以其臣魏因叔叛祖辱父此見思廉斥
絕亂賊之意可謂良史矣○梁則謂敬帝授國篡賊身死
宗滅中宗嫡裔爭位繼父承祖未為叛祖辱父視敬帝賢
矣陳受梁恩竟作梁賊弒今日之主絕先帝之祀不優於
同姓爭國未滅 配者也况中宗乃霸先故主之嫡尚有
主道豈宜進賊還 主乎如云北魏立中宗則有申立周平
管立齊桓秦立晉文北齊命湘東王繹之例如云申立
北魏則有周古公專薰鴛鄭事荆楚齊景事吳宋康王寧
金之例招夷魏而殺元帝引申狄以發幽王罪均也戊申
侯而不討臣元魏而不辭失一也似垂絕之業延父祖之
祀功足掩過春秋不削進一梁賊何如存一梁嗣通一後
立早亡之魏孫何如直取先立久世之嫡裔思廉謂通一
綱目再誤丁南湖又誤不最從也故仍用梁統附陳附北
朝周齊焉以見梁之子孫正朔未絕則篡竊雖強萬世人
心終不輕真使亂賊衰雄猶知畏懼也○近魏顯國亦云
敬帝之梁雖亡於陳而後梁未亡說者謂陳不當繼梁而
隋亦不當繼陳而有見

乙亥 正月梁武帝孫後梁中宗宣皇帝大定元年○二月元帝九子
敬帝方智紹泰元○三月梁宣帝元○魏恭帝廟二○齊天

丁丑 十一代 梁宣帝

寶六。○正月梁王督即皇帝位於江陵追封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

高宗嫡母恭妃為昭德皇后生母曰皇太后妃王氏曰皇后子

賞州制度並用王者之禮惟上疏於魏稱臣奉其正朔先是庚

午魏使督為梁帝不從及元帝亡復使為帝於是始即帝位以蔡大

寶為侍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雅達政事文辭

贈速操亦亞之後梁中興二人功多○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

次長沙遣將潘純隨侯平伐後梁禦之隨等退歸夏口書法戶後梁亦梁裔也蜀

為書伐後梁者魏也管受魏正自琳親之則吾魏也琳有善王之心

復事齊立為太子○二日元帝弟九子晉安王方智至金陵時

年十三即梁王位以太尉王僧辯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

大將軍魏免梁俘數千口時魏守之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大

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

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皂隸鄙人

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

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三月齊使邢子才納梁武姪子

淵明於梁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貌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先為北齊

所獲至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為祭主僧辯不從齊以兵送淵明入

東關僧辯出屯姑孰五月癸卯納之求以方智為太子丙午淵明即

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為皇太子○初梁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

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不從霸

先嘆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仇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

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

欲何為○九月舉兵襲僧辯繼殺之貞陽侯淵明凡稱帝七月而遜

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復即皇帝位魏稱善於齊廢明夫淵明蕭

羊丁世之頁... 十一代編 梁宣帝 四十一

王琳遣兵代

心

史季才散財

之道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

孝元能復仇

王公一宜也

其不宜繼承梁統永無可擬齊人之道強奪以成王僧辨僅懼強齊之偏自當與霸先輩併謀盛力告以大義詎之竟上毋使人踐國

齊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為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

齊之納淵明也借辨出走如先也霸先欲篡所忌者僧辨耳方先

智也不過借初主以速成其篡耳豈真忠於元帝之遺孤哉霸先

能殺僧辨弒弒方智奪梁金陵而天能絕其嗣使歸於兄子又使陳

遺骨毀成灰骨入僧辨嗣子王頌之腹僧辨有子霸先無道天道

依周禮建六官

丙子後梁中宗大定二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寶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

為太師冢宰初泰以漢魏官煩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

官至是行之令百官封拜皆依周禮○齊大治宮室齊王初立留心

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出有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典

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

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王

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廷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

見似有所諫竟斬之○五月梁廢王建安公淵明卒○王琳奉表於

齊又納款於魏以被虜之妻子亦稱臣于梁方智○十月魏冢宰

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時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

外寇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

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設施

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年十歲嗣任為太師太冢宰出鎮同

州初泰尚魏孝武妹馮淵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淵謂公卿曰公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

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

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賴公決此大議史斷曰宇文泰因魏擾羣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

影四集對如

天下有如此

龍廷比干未

是俊物

設施皆倣

三代

臨大事不得

不爾

賴公決此大

議

羊丁十一

十一代

梁宣帝

日三

每卷

蘇詩才

字文恭視智
六庫有卷德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秦韓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乃其
黜晉魏憲章傳周禮而進大官作九命而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
名法度少有可觀唯宇文周耳然其為孝武又黜慶帝特能臣賊
子之所為視賀大庫有德意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
欺欺
天平

十二月西魏王廓以岐陽之地封竟為周公宇文護以周

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

令孤周誤錄之耳故綱目改西魏建國二世三至二十四年而亡

正之而後宇文之罪白矣
甲寅十月文帝寶炬乙卯十七年廢帝欽壬
甲二年恭帝廓甲戌三年終丁丑正月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
引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
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兗包司豫摧赫連開闢中景滿洪
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歸蠕遠逝自淮以北逾於大漠
志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祖之盛本之有也及孝文嗣
任變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
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龍作讓依賊臣觀買元氏之業於茲始
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變倖盜劫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
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
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其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晉

後魏王泥於回... 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
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以嗚呼人王當國家全盛之時安忘
能救况
能救况
請居乎

右北朝魏自太祖拓跋珪起東晉孝武丙戌至魏孝武修甲寅
十二至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西都長安自文帝寶炬乙
卯至恭帝廓丙子三至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七年東都
鄴孝靜帝先文帝一年起甲寅至己巳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
亡○自丙戌至洪武戊申九百八十二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
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
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十五年計十三
甲子零十五年

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
丑五十六年除壬午為齊外止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
寅至後主廣運二年丁未又三十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
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九年計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

後梁中宗二○附墓國陳高祖武皇帝陳霸先

漢大丘長定之後其先廣裔後傳也少個儼有大志長於
謀略志氣雄傑長於鎮守史好讀書其書明綿侯孤虛追
之術明達果斷為時推舉任梁封陳公進爵為王竟篡梁
獄主明亦先帝孫子孫在位三年簡五十九葬萬安陵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十一代... 梁宣帝

○是時梁有中宗皇帝... 之孫太子之子... 秋曲沃李晉晉相... 殺晉惠太子... 斥先配不絕... 附魏周宇文

丁丑

梁中宗大定三年... 魏恭帝四年正月... 齊天寶八年... 陳代魏... 宇文泰為魏冢宰... 周公建國為周是為孝慈帝

公

宇文泰為魏冢宰... 宇文護為大司馬冢宰... 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

及

及柱國李遠... 公毓即天王... 癸王方智為江陰王時方智禱霸先... 恪勒兵入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掛闕見霸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

公毓

公毓即天王... 癸王方智為江陰王時方智禱霸先... 恪勒兵入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掛闕見霸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

癸王

癸王方智為江陰王時方智禱霸先... 恪勒兵入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掛闕見霸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

恪勒

恪勒兵入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掛闕見霸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

霸先

霸先遂即位南郊奉方智為江陰王尋弒之

更斷

更斷曰江陵陷沒元帝被擒... 齊人又以蕭淵明來而信辨納之... 位竟為霸先所取... 不立儲亂恣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侄... 不取執哀反與宴樂凶惡會詩... 而殺之蕭譽猶子之行執元帝而辱之不齊不友不第不忠... 不義幸於一家是喪秋不如禽獸之類... 國已債乎... 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庶孫即位於乙亥之二月方智文為魏虜... 身為陳霸先所弒... 稱帝保梁宗祀梁不亡也

梁王琳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書法梁亡

於

於蕭王而末嘗無梁也是故... 琳有復仇之志則書梁王琳陳人矣... 梁亡而書皆勸義也... 梁王琳陳乃北蕭蕭莊其為齊高氏之殺狼狽而死幸非不事二姓之臣不足... 叔慎其故也

何歎

何歎... 戊寅... 梁中宗大定四年... 陳末定二年... 陳王捨身於大莊嚴寺

戊寅

戊寅... 梁中宗大定四年... 陳末定二年... 陳王捨身於大莊嚴寺

梁中宗

梁中宗大定四年... 陳末定二年... 陳王捨身於大莊嚴寺

陳末定

陳末定二年... 陳王捨身於大莊嚴寺

陳王

陳王捨身於大莊嚴寺

捨身

捨身於大莊嚴寺

於大莊嚴寺

於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其身不免亡國陳王所親目而又尋

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為梁水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

天啓琳伐臨川不克侯安都周文郁逆歸陳琳還湘州

之蕭莊卒無成功未若悉心武帝之孫昭明之子輔翼後梁豈不正

明微之手外矣○齊以常山王演為皇太子因醜宴屢云太子

性懦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

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自收言齊王乃止齊王既殘忍有司莫不

嚴酷惟即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

中雪○齊王如北城因祝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

王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齊王愴然泣下將赦之長

廣土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王默然使左右刺之浚

換號哭呼天乃燒殺之

已卯梁中宗大定五年○陳示定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

始親萬机軍旅之事護猶總之改都督為總管○齊主殺魏宗室二

十五家初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

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刘不盡於是齊王誅始平公世哲等二

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地牢絕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

人繫按元韶宜对以高文景武昭宣之澤人心不忘此○六月周以

責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侈靡工作務為奇巧其三銓曹補擬宜

與衆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警猶棋劫相持爭行先後若

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郵輕為兵動○周王賜處上常慶

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雋人見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

十徵不屈太祖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

後
晉曼賜号道
延公
魏周十徵不

羊丁世也類編卷之二十一

十一代編 梁宣帝

百七

魏書卷之二十一

得財失行

又謂必先

為政務宗寬

至弟訪以政事憂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護不悅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緡五匹雋曰敦睦宗族與

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引

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陳主霸先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

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

之飾及殂于昌等沒乃召兄子臨川王蒨蒨即位蒨先纔祚而即絕

之運至覺矣捨蒨蒨即位歸兄子篡弒

身事佛何益哉胡致堂曰陳高祖勇畧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身官途

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

天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恩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

赴武夫五六人而能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

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無名士上可用耶特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斷曰陳主當梁祚播遷選將練兵數除元惡三年之間遂移梁

鼎篡位之後刑政百木舉乃躬蹈梁武之迹幸事捨身於此

此則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齊主滅元氏之旅殆盡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嵩

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

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嵩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兆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

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向也自攝攝珪以來殺人多矣獨

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其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

天之所惡也故玩兵時武者難乎其有後邲然彼已亡之國固有

亦不仁之極也

方正學曰滅大者適以自滅高洋既篡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

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為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卒

與元氏無異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叻何足恃乎

八月周主天王毓始稱皇帝改元武成○十月齊主洋嗜酒成疾殂

太子殷立是為濟南王

史斷曰文宣因仍霸業遂移魏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結甲

治兵親冒矢石屢犯艱危多至克捷至五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

齊主元

十一代統

梁宣帝

四三

統齊重雋

齊主元 齊主元 齊主元

十一月梁王琳聞陳主已殂奉其主莊屯濡須口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徐度禦之吳明徹夜襲淦城琳使任忠擊破之因引兵東○先是後梁遣大將軍王操取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琳於是歲亦遣雷又柔襲破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至是琳與陳人相持乃稱藩乞師於後梁後梁許之

梁中宗三○附篡國陳世祖文帝蒨

字子華武帝霸先兄始與王長子霸先無嗣奉命繼

統祀自報若明察勤儉迥納介弟包藏禍心傳子伯宗木幾而弟項奪之矣兄愛弟弟負兄哉在位七年齒四十五葬泰寧陵○附周毓從齊殷演

庚辰梁中宗大定六年○陳世祖禎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月前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中外諸軍事初愔以演位地親臨恐不利於齊主忌之居頃之演山歸第王琳曰周公攝政七年然不

我何敢自比周公

復辟惟毀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琳曰殿下今日地望欲

為周公得邪演不應與長廣王湛謀殺愔妻太后臨愔喪哭曰楊

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

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駟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三月演如晉

陽謂王琳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琳曰殿下往時位

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

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

名教天時人理所及

胡致堂曰王琳之言何其悖歎天時之無并即人理也人理之不

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

四月周家宰護憚帝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執之謚曰明皇帝毓弟魯

公邕立毓將及口授遺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

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承周家者必此子也

更願曰明帝德前車之覆廢安於而勸戒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在於護廢不立魯公邕又資以兵柄是虎而傅

此子

以我周家必

十一代

七

卷之七十二

冀自殞其親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
心恢守文之世業亦足以為明矣

是歲夏震梁前殿崩壓死二百餘人○八月齊皇太后下令廢齊主
殷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篡大統演即位於晉陽演文

弟是為肅宗
孝昭皇帝

史斷曰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農自立輕徭薄稅廣求民
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
畢集每訪左右冀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強將國進取假之以年是
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惜之然違逆道德之課而行篡奪趙
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骨肉相殘不長後世謂之篡邪
背妻太后之訓而統濟南王妻太后廢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竟
滅之許長廣王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為太子遂使疾
怨交生而百年卒斃亂起之下雖稱孝矣矣足尚哉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陳主可謂能施刑矣故特書以予之○齊主欲以王暕為

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希曰我少年以來國要人謂權多矣得志少

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蹶

獨求退無他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孰耳

王暕
官
暕以易顛
難保為戒

辛巳梁中宗大定七年○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正月周太師護

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九月齊王演弒故王

濟南王殷初齊王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

鄴時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王使徵濟南王湛內

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

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徐刺史沉靜自

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怨族誅圍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

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自立

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於

晉陽齊王殺之○十一月齊王演是為第長廣王湛立是為廢太

濟南王周計
高元海
元海三策
馬世一策

十一代編 梁宣帝

子百年為樂陵王後百年為○陳立監賦推酷法

梁世宗明皇帝 名歸中宗太子中宗殂歸立在位二十四年

壽四十四葬顯陵○附陳世祖文帝蕭○周高祖邕○齊

世祖後王緯

壬午梁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帝臨天保元年○頃陳遣兵討其

江州刺史周迪於臨川○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陳虞

寄虞荔之弟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常使人讀漢書卧而

聽之至嗣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應起坐曰可謂智士寄

曰通一說殺三士何以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乎寄知寶應

之言已毀其連威畧不振乃著懸時賦以自悼蓋其少有大志不拘

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撫之有恩能得其死力安於儉素不資

酒色事母以孝篤好文義嘗有文集經疏行世竟以不得志直發皆

列太子歸卽位改元天寶機辨有文學善撫御得下歡心尊前母

皇太妃○陳安成王項自周歸於陳周遣杜杲送項南歸陳王謂杲

曰家第蒙禮遺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去年陳以魯亦恐未能及

此杲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已哉本

朝敦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音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

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內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王甚慙

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陳周迪眾潰奔晉安初迪與東陽晉安

陳寶應留異相連結外敗梁師內拒陳命是欲自專一至是潰奔○

齊王湛蒸故后李氏殺其子紹德

癸未梁世宗天保二年○陳天嘉四年四月周王養老於太學以于謹

為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向憑几而坐周王北面立而訪道謹起

安成王歸歸於陳

安成長安一布衣

介弟價豈止一城

一城

周王養老於太學

明王虛心納
言者若身
之基
天子行過如
日月之食

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
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文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
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
知願陛下慎之周王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子謙深識此
意

折王成已致
治之要道

尹起薛山逆護總握大權周王寄命其手凡所設施奉不由已獨
有禮文之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王安而行之可于謙深識此意
故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
不之及此蓋周王以此自晦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曰憲老一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三代而君寡
參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
而為之未有真得
進言之益者也

甲申 梁世宗天寶三年○陳天嘉五年 梁大將軍吏部尚書蔡大寶

卒 大寶嚴整雅達中典之功獨多 ○周初令百官執笏○六月白虹

貫日齊王濞殺其兄演故太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 當之 天之傲告

人主以文躬
修德為先

王皆以反躬修德為先自厭禱之說與典而恐懼之意遂其齊氏不
道自虹貫日反濞殺以慮之綱月斥書所以著其誣天用人奪宗
逆盜及無辜為 ○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寶應大敗謂其子
後世者戒也

早從虞公不
至今日

曰早從虞公計 虞寄嘗諷 不至今日章昭達追擒并異送建康斬之

陳命昭達
奇 晉卒無恙

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 管寧三國魏
獨行君子今陳以寄 以為衡陽王堂書記○十二月周封李昞為唐
比之恙病也憂也

公 是為 ○齊歸宇文護母於周護會突厥侵齊 大敗周師於洛陽

乙酉 梁世宗天 四月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天子 是為 太子即

征○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

而還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

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

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戒之

丙戌 梁世宗天保五年○陳天康元年。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

周文和元年後齊王緯天統二年

羊丁七頁 頁編卷之五十一 十一代編 梁明帝

陳主勣弟也

事陳主禧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孔奐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孔奐古之遺直
孔奐決計一之大計
刺聞於

司馬溫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而辨廷詩以絕龍目以為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夫苟於若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令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同而不能殺門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史之孫豈不悖哉

薛暉亦本

陳主禧殂太子宗信立是為廢帝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若性明察守儉約每夜刺問取外事分別者前後相續勅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眼亦令驚覺○齊始用士人為縣令縣令吏民之表而用斯後為之諺可知矣書曰如用十人非美之也正以是前此未常用士人耳魏末以來縣令多用斯後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縣令治民之本
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革選密擇貴遊子弟悉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諭而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梁世宗二○附陳臨海王伯宗字奉業陳文帝太子雖承父業政由叔制在位二年為叔安成

斛律金不以為善

丁亥梁世宗天保六年○陳主伯宗附北朝周世齊世宗○二月陳安成王項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及僕射劉仲與國政盡歸于項後篡○齊左丞相咸陽王

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

律金卒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後壬辰年果為祖○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歸後梁皎送子玄響為質請伐陳○九月梁遣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與周將衛公直權景宣元定等會皎巴陵遇陳將吳明徹戰於

羊丁

十一代

梁明帝

五二

沱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梁大將軍李廣被虜明徵欲降之辭色不

建興縣公長沙巴陵遂陷于陳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雖知敗

不獨在亮然重於遠直遂誅之明徵遂陷梁河東郡虜守將許孝敬

戊子梁世宗天保七年陳光大二年三月陳吳明徵進逼梁江陵引

水灌城梁主出頓紀南以避其銳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

拒守十旬會馬車主馬武吉等擊明徵敗之明徵走公安梁主還

都○七月周隋公楊忠卒忠子堅初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

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

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更斷曰廢帝柔弱之君人之地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決於安成王未

幾為其所廢衰哉○李槃曰瑱當親兄世祖舊欲遷太伯平時為

為泣辭而兄子立未二年即奪之孔與對世祖言瑱為周

且而瑱篡奪曾不一勉以周日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齊上皇湛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擢其手曰

勿負我遂殂

梁世宗三○附陳高宗宣帝瑱即周遣杜果送歸安成于瑱也

王自立負兄奪淫貪地侵濟用吳明徵擒殺王琳以致兩

微敗沒寵子比晁江總縱殺附亡雖焚錦示餘不足取也

在位十四年齒五十一○

附周邑贊闡隋豎齊緯一桓

已丑梁世宗天保八年陳高祖建正月陳安成王瑱襲帝位○

齊主緯出胡后嬖臣和士開刺兗州既而留之太尉趙郡王叡以諫

被殺復以士開為僕射○四月齊主以東宮時狎佞高阿那肱為尚

書令韓長鸞遷侍中領軍又養母宮婢陸令萱以媚胡太后寵和士

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令萱為女侍中其夫掖廷提婆為侍中斛律

后從婢穆舍利有寵亦為令萱養女提婆因冒姓穆令萱與士開引

祖珽為秘書監士開嘗譖齊主母舅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遣人刺

之事覺士開以他事中賜死

庚寅梁世宗天保九年陳大二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陳人討

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郡太夫人紇先召陽春太守

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

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

母功遷石龍太守遣使者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初紇之反也士

人沈寓者皆惶駭前著作鄭蕭引曰管幼安管寧魏高士袁暉卿袁渙劉備舉漢

以為侍郎○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

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

請先嘗之一舉而盡○陳遣司空章昭達侵後梁梁將士與周總管

陸鵬將軍李遷哲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梁大將許世武

援敗績○齊復以梁蕭瑄為梁主後齊亡莊

馮僕忠貞兩世

蕭引恬然安坐

君子直已以行義

死賞一舉而盡

辛卯梁世天保十年陳大建三年周汾州刺史楊敷子素少多才

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

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丁南湖曰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

自以智力逼取也史補素智許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時至高下其

心皆構難宮謀廢家嫡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族皆尚書列

卿諸子皆在國朝史而極富甚貴近古未有幸之血肉未寒而發

塚滅族此可為逼取富貴者之至戒也

七月齊琅邪王儼齊主之弟殺和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

子儼小字儼所為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久乃釋其罪竟殺之士開有可殺之罪然

儼亦專殺者也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則非天討矣○冬十月齊明太后與沙門統曇獻通

齊主聞言而未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

事發併誅遂幽胡太后於北宮○後梁華皎如周先是皎與戴僧朔

會北將衛公直為陳所敗率麾下數百人歸梁梁以皎為司空封江

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至是過襄陽說直曰梁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與臣縱絕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為言周主以基平都三州歸梁梁按此梁納華

德直之義也

壬辰梁世宗天保十一年陳太建周主討其大帥宇文護殺之○周

主親政以其弟肅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嘗為齊公憲侍

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力輯睦我君臣協和

我兄翁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

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二月齊祖珽以太后既幽欲引魏保太

后例尊陸令萱為太后且謂陸雖婦人然雄傑女媧以來未有也令

萱亦稱珽為國師由是珽得僕射○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時珽勢傾朝野光惡之嘗歎曰盲人

入其嘗因罪置地半夜以無謂國誠矣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

治兵突厥畏之周常孝寬密為讒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

讒傳之於鄴珽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斛律聲震關西豐樂無律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

尚公主謚言甚可畏也封士讓又密啓齊王誣其將行不軌齊王因

與珽謀拉殺之廢斛律后并殺其二子後周主滅齊追贈斛律光

胡政堂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

齊室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強竄而以

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

滿溢而光之智大不及此也其死宜矣

齊胡太后幽居自愧乃飾兄女於宮中令見齊王納為昭儀及斛律

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乃結令萱為姊妹使與祖珽自齊主

立昭儀為后又立穆氏為右后而胡氏為左尋廢

癸巳梁世宗天寶十二年陳大建五陳王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

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梁明帝

軍孝寬密為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明月照長安

將畧人才當今無過

此策誠足制勝

陳主賞徐慶

在德不在瑞

印山之捷欲自穢

鎮南將軍吳明徹策請行陳主謂公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曰
 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遂以明徹統
 衆伐齊齊人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
 王琳招募淮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若不推赤心於琳更
 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
 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於是齊軍大敗明徹
 取齊江北數郡後明徹復克壽陽陳主置酒舉杯屬徐慶曰盪周大
 子贊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長恭美貌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
 尉相願曰豈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
 主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王後有疾齊主醜殺之齊
 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隋金

也書之著隋纂之始

太子好近昵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

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或不然悔無

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

問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意曰百官佞我准

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

則霸豈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

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齊國子

祭酒張雕以經授齊王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為侍中未

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

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身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

祖珽所厚嘗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王將如晉陽季舒雕

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言於齊王曰諸連名者必反齊王悉

正人豈復過卿樂運所言忠

中人之狀如

雕欲立效

衣冠宰相

召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胡致堂曰張繼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結髮人以行其志其意必以不少貶不可成大力是其用經不如良工之用譽也

陳師敗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時齊用琳保壽陽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初陳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齊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

前明徹乃躬擐甲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康景和

北遁齊王聞之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本是彼物任其取去假使國

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

用愁為齊王即大言酣歌鼓舞○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

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安州刺史周貝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甲午梁世宗天保十三年陳大建六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崩周王邕

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十兩曰溢謂朝暮各用一溢米為粥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

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如切哀麻之節苦廬之禮卒遵前典以申周禮

書法書嘉終喪也自漢之廢古後之人王能於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故特書之

胡致堂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

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

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哀麻苦思卒

三年之制且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

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在喪類出遊梓無門庭之寇與

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

之也

四月彗星見○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王定三教先後以儒

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

俗諸淫祠非祀典所在者盡除之○周立通道觀以宣聖賢之教

統一也周王曰

謂知所宗矣

乙未梁世宗天保十四年陳大建七年梁開府參掌選事荊州刺史王

操卒操附循將士保全江陵位高挹損采得時譽梁王深惜之○齊

言言十... 用終不如用...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昭已署名者新雕李舒等六人

無愁天子

言孝寬伐齊

陳文帝錦子

楊堅眼如

王言語嗚咽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好自彈琵琶為無

愁之胡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寵任宦官參預幾權官由財進獄以賄

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封府王周王謀伐之常孝寬上疏陳伐齊二

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為犄角二言若國家未即大舉宜廣屯田預

為貯積三言若欲更有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盟約

齊以

觀覽 ○四月陳焚文錦子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

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胡政堂曰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義當詰責削去官任

以戒中外悲猶不能絕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義

本無怒心姑以教外示

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

七月周王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

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丙申 梁世宗歸大保十五年陳太建八年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太子

叔寶欲以總為詹事孔奐曰

有潘陸之華

而無園綺之實

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

許之負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

才以居輔導之職太子固諱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

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遂免總官

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勸軌陳之軌後因侍生言曰太子仁孝無聞

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

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及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

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冒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

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主問

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節人耳

若朝亦以此

為憂

下軌不存私

計

詳訂世史

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梁明帝

情公正

簡人

唐虞為天下

擇人

附錄

五十一

初齊

胡致堂曰：賀之不才高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

九月周主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

不取，恐貽後悔。十月周主自將伐齊，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

晉州，擒安德王延宗。齊主緯奔還鄴，穆提婆降周。周以為柱國，進師

趣鄴

禮設金革無

胡致堂曰：禮在喪，无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蓋為門庭之虞，侵逼既急，若以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殄，貪利而動，忘哀即戒，斯乃不孝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蹈是焉，則恃於禮亦甚矣。

丁酉，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梁一小國，凡三國。周師至鄴，城下圍之。齊主緯披甲尚講老子，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主緯傳位於幼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滅齊。先是穆

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

加，自是降者相繼。至是入鄴，齊鮮于世榮死之，其丞相阿那拔引

師追擒主緯及幼主恒，封緯為溫公。

胡致堂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行於齊非所以

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器，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能憐愍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

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時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酒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

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

年而亡，已為幸矣。

右北齊起文宣帝高洋庚午至幼主恒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自庚午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九年。

梁以周平齊，往朝于鄴，因宴承間言父祖荷周太祖拯救之恩，并叙

二國艱虞唇齒之爭，詞辨涕流。周主歛歛禮遇，日隆。後復宴齊故臣

吒列長，又亦預。周主指謂梁主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梁主曰：長又未

能輔祭，反敢吠堯。周主大笑，盡歡。贈以雜繒萬段，良馬四十匹，并齊

平丁世

十一代編

梁明帝

五十一

流

後主妓妾與常乘五百里駿馬○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初

周主招齊雍州刺史傅伏不從至是聞齊主被執帥眾于聽事前北

面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世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

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助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

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問曰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

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謂傅伏善守城不可動

遂歛軍而退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後以岷州刺史卒○五月周主毀

其宮室之壯麗者復省後宮妃嬪之數周主毀宮室壯麗省後宮妃嬪其善於保勝如此常

布袍布被每親在行陣步步山谷撫將士有恩而用法明斷將士畏

威樂為之死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則益儉也

梁主朝周於荆周始其禮致饋致餼九饋九介受享于廟三公三

孤致食勞瘁還摯致享皆如士禮○周主誅叔溫公高緯夷其族是後

也周人誣緯與穆提婆反眾多自辨理高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

塞口死緯弟仁以疾得免周以高潛妻盧氏賜將斛斯徵盧蓬首垢

面哭不言得放為尼齊后妃貧者至賣燭為業自巳那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

耳反復之理可畏矣哉○周頒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

以上皆死

尹遂言曰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恭以篡殺得國至邕雖曰聰明果斷而亦兵戈屢動殺人多矣今又制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

主然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

而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

然則人主欲保有天祿者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也哉

戊戌梁世宗天保十七年陳宣帝太建七年○周宣帝贊宣政元年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

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胡致堂曰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家紗幘此後世中

羊丁世中道高倫卷之二十一 十一代編 梁明帝 五十九 流芳齊重編

高祖英明之主
天開聖人以
承其後
三君英武功
業略相似
人主以寬大
為先
周主初服常
冠
君子重變古
羊丁世中道
高倫卷之二十一

治天下莫大
於禮

禮記卷之二十一

附陳高宗項

三十一

每卷有重金

憤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
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
考古而立制何獨冠焉然哉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交詔吳明徹進兵圍彭城周將王軌攻之
執明徹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于周

史斷曰陳文帝帝知長子仁弱早存古公之心頃拜伏因辭繼以
涕泣誰不信之然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
躬行篡奪其用心詐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疆委任凡才吳明
徹既得壽陽復望徐交遂至師人國憂蓋亦宜哉且又昵愛太子
以匪人江總為詹事志長夜之飲而帝不知陳祚之必實胚胎於此矣

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壽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在位
十八年太子贊即位贊始立即逞奢欲曾無威容謂其杖棗大罵曰
死晚矣閱視宮人

史斷曰武帝踐祚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竟
不倦用法嚴正身衣布袍不用錦繡後宮妃嬪不過十數事不
附兼罷佛道而海內未肆餘情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力以
強反平齊後毀宮室之壯麗省妃嬪之口數雕琢之物悉賜

發感之極楚期於發蕭蕭方之譏豈若且乎

周主贊殺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憲屬尊少重忌之乃使于智蓋以
反憲日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
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贊繼殺之○閏月周立后楊氏秋七月

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詳書志堅
篡位之漸

巴亥梁世宗天保十八年陳大建十
一年○周靜帝開人象元年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

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譴羣下居喪纒踰
年即恣淫戲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人失事多獨斷不參宰輔
一也采女實宮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刑未幾

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民以奉佛優肉抵六也上書
字誤者即治其罪七也玄象垂戒不能修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八
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數日臧

羊打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十一代籍

梁明帝

六十一

沈氏不

元嚴請釋華

王統申社稷

齊王忠於社

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

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軌聞鄭鐸用事自知及

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忠義之節不可虧為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耶正可

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問鐸曰我脚杖痕誰所為對曰事由烏丸軌王軌本宇文孝伯因言軌付遺事軌因武帝內宴將

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齊王忠於社稷為君小所蓄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誠而不從寔負顧託以為

是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命將出賜死按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此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

知皆傷

附致堂曰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為死之也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曹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疑之地有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贊傳位於太子是為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後崩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懼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後立四后天元皇太子

左右皇后元氏

天左皇后陳氏

胡致堂曰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居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補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救和天救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居然怒父杖已恨其死說而五典下矣居喪元年即恣聲樂而五刑凶矣公卿以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為刑制用法益添而五刑凶矣四者皆亡天理民戒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為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隋公楊堅私謂太尉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

十一代編

六七

魏孝文帝

元嚴請釋華

王統申社稷

齊王忠於社

十一代編

魏孝文帝

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虞子梁世宗天保十九年○陳大五月周天元主贊殂隋公楊堅自

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初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

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

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論曰宣帝堅自為大丞相總

知中外兵馬事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

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且相隨

堅夜復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

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麟虎之勢

必不得下天時人事何如

麟虎之勢必不得下

史斷曰宣帝即位之初節事...自是而後遊其流...

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總管○十一月周相州總管

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辨見其成事乃

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十二月周丞相

堅進爵為隋王

辛丑梁世宗天保二十年陳大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

隋王堅稱皇帝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隋

王廢周主闡為介公廢女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初隋主與周大

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躡踏當共

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

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晉恭帝禪位劉裕秋情類楊彪漢大帝時楊彪

恨我不為勇稱脚掌不復行魏實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

欲以為太尉固辭

十一代編 梁明帝

六三

...

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戒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之子也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眾東遊之孝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

魏室雖以高氏之疆不能陵也其六所為與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命疆土其志然其十有餘年後其罪盈惡

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數月之久而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其淫侈遂其奇請日絕于天結然丁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石周且孝閔帝宇文亮丁丑至靜帝開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六五年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庚申八百七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李德林固爭為賊王諒為漢王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初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

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地位遂不進

常態

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司而其亡國則有二

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尹起莘曰周以兵定天下後封殷後于宋爵以上公古人忠厚之意蓋如此後世既篡奪其國而并其後勦絕之禍亂相踵遂以為法應如此其意

不可以理論矣

槃按已卯齊滅元旂丁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滅宇文周之族皆忌其為患也庸詎知滅齊者非元氏滅周者非高氏滅隋者非宇文氏而其子孫乃能白滅耶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權勢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召之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也置之及是徵拜太子少保○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蘇威屏居山寺

此不欲預吾事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

今所為者如張弓

使潛為經略○隋以蘇威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

楊素才辨無雙

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隋放散樂禁雜戲○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闢諡曰周靜帝○槃按介公闢分則君也情則女之子也未聞他道止是嬰兒奪其因而弒之楊堅忍

商山四皓皆易屈

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人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十月隋初行新律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隋高頴蘇威同

秦課連為天下最

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

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

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周千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周伐隋復讐○隋主堅遣使如梁先是堅執周

房恭懿志存體國

政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兵起梁將皆請與迥等連衡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席卷山南梁主未決會梁中書舍人柳莊如周返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後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承顧託當共保歲寒耳莊歸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禍不旋踵

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昏耄消難

王謙常人之下者非匡合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效節楊氏臣料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梁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滅梁主謂莊曰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至是堅既稱帝恩禮彌厚遣使餽金三百兩銀一千兩馬五百疋

壬寅梁世宗天保二十一年○陳春正月陳主頊始與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六月隋作新都於龍首山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穎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晷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

之計隋主愕然謂穎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穎等創新都於龍首山○隋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專制其國隋禮聘梁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梁王子瑒配蘭陵公主故也

梁世宗四○附陳長城公叔寶字元秀高宗項長子史曰後主嬖於結綺望德之閣且引女李上與狎客醉歌王樹庭花諸曲殺忠臣傅緯音華敵人入宮方思匿井求安遲矣在位七

年入隋為長城公以仁壽四年卒齒五十二葬洛陽芒山○附隋堅

癸卯世宗天保二十二年○陳後主叔寶至德元○隋開皇三隋詔求遺書時秘書監牛弘上

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先於此隋主從之詔獻書一

卷資縑一疋○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不納叛臣盛節也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故特予之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畧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

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侍御史柳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

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

使聖帝勞於求賢而逸於任

羊丁世... 十一代編 梁明帝 六十五

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寶也○十二月隋更定律置博士隋文以法律治天下得國之初首行新律今又更定律令置博士官則當時之所崇尚蓋可知矣初隋既頒律令至

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乃赦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自是刑

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甲辰梁世宗天保二十三年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朔日食○梁主入朝於隋梁主入朝於隋

○隋詔公甚敬待之位在王公之上贈謙萬匹珍玩稱是及還統手○隋詔公謂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當振旅長江相送旋旋且

私文翰並宜實錄隋主不喜辭華乃詔革之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道守

雖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

里童穉貴遊總非不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聞外州遠縣仍

踵弊風詔以謬所奏頒示四方
唐荆川曰李上恢謬字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言公卿薨必于孫不得祿賣其妾婢二言魏晉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官者好自矜伐是皆崇古道挽燒俗蓋篡竊之朝未嘗無賢士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

陳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香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

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綺綺孔二貴嬪居望仙復道

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廷謂之狎客陳主

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

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

女學士與狎客賦詩玉樹後庭花

羊丁十五頁編卷之十二 卅一代編 梁明帝

兵家女敏慧有神彩善候顏色工厭魅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
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宗戚內
外連結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從風譖訥孔範結
孔貴嬪為姝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為文飾寵遇優渥言聽計
從群臣諫者輒罪斥之○陳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明開吏職
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
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
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
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舉朝莫及將帥
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人心離亂如手足以至覆城
乙巳梁世宗天保二十四年○陳五月隋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
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麥粟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

陳主以文慶為知人

隋初置義倉

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此後世義倉之始也

賑濟災黎乎

一胡致堂曰賑饑莫要乎近其入隋義倉凡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
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公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
郡一有凶饑有司固不以之聞也良有司取以聞矣比及報可委
吏屬出而施之給散輒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
郭之近方能自達之人耳若之遠者亦能扶危携幼以就倉舍之
原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
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
舉民之饑也庶有廖乎

隋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魏閱戶口不實者里正
黨長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析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
口高穎又言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姦無所
容矣○八月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縡負才使氣雖失之激
然所言皆陳主之實故
特書陳主殺中書舍人以惡之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
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若人者恭上帝子下民
省皆欲遠誦佞未明求衣日野忘食澤被區宇慶流子民陛下頃來

縡負才使

縡負才使

十一代編

梁明帝

卷之七十二

每頁有重

臣心如向

高可改則心

可改

酒色過度不度郊廟專媚淫鬼宣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
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
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向
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稱疾不行故絳
言及之○梁後齊文宣高洋之時有李集陳長城叔寶之時有
主歸殂謚曰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
必悲慕流涕境內安之太子琮立

後梁末帝

名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王以昭明曾孫承父

祖之業僅有江陵數郡已歷二世地小敵彊兩載而併入於

隋封為莒公與高仁英陳叔寶各修宗祀

丙午

梁後王琮廣運元年○隋開皇六年

十一月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

每且臨朝日

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捐壽武王以安樂

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

而不能從○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吐谷渾可汗夸呂屢因喜怒

訶復懼誅謀帥廢段太子復止少子鬼王訶隋主弗納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

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狀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

既欲歸朕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

訶乃止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節為得體觀其告諭吐

能每事若此庸可非之哉○隋徵梁主叔岑入朝留之復置江陵總管

丁未梁廣運二年○陳禎明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九

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遣崔弘度將兵

戍江陵梁蕭巖蕭嘏懼請降陳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驅文武男

女萬口奔陳隋主遂廢梁國以梁主蕭琮為莒公自宣帝至琮三主

統數部武帝而食類以不絕凡三十二年而後併入於隋○隋得統
始自丁未開皇七年九月以後內除了未為梁實始於中開皇八年
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
亡隋得梁統已二年矣 梁亡

右蕭梁共四主合五十六年

季梁讀顯充蕭梁總論用其前而改其末曰蕭衍以齊之同姓登
龍行虎步之相因寶卷失政起義兵於襄陽以率制天下及其在
位勤於庶政斷都縣之獻奉修泰抑矣裁吉粉之代死慈惠昭矣
修孔子廟文教崇矣求成于魏恤民切矣書其視學所向端矣書
行五禮而制制可嘉矣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自江左
年踰二百未有盛于斯者使諫是而事竟有終武帝之為君則必
可以無為為天下戮笑奈何其至晚年九五居尊甘於自風敦戒業
而治清淨朝談釋而暮言老宗廟起為犧牲文錦禁為人獸為其
勇義有垂仁經是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梁
上篡人之位謀人之國弑人之君且浮山築壘浸灌敵境舉數十
萬眾而魚鱉之不恤馬是狼心也貪心也忿心也噫是心而可以
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諫朝廷既
有一客而東魏復許連和貞陽淵明守且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
固與老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
戈指關江黃士于荆揚人物天折霧露誠見黃雀而忘深井者此
卒之扶木禍延池魚殃及影前魏悻悻荷荷臺城徒使杜弼周弘正
咸獲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
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失之豈意事辨來禍而更得

簡文嗣之運邁屯凶侯景自為宇宙大將軍而偏強不掉狼戾
馴梁王於此岌岌焉身寄虎吻如坐繩中王禧助景明謀簡文
爾見魏錄章之立未幾而景已僭號諸王是時使剖心嘗瞻泣血
枕戈佐國家之急則骨肉之恩全魏魏之望絕而積衰之蠹可起
矣奈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武陵方稱帝於成都而湘東又即位
於江陵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為異身視社稷之危耻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感於其心求其引弓見志狗義殺身者
惟永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長鯨侯景授首蜀紀
敗亡孝元於此正鵠起之時顧殘忍為心絕紀屬籍親御龍米
講老子舍爾介狄戎服談玄少不知戒意慈慈者尚吹整况親
覆車而復履轍乎竟至于謹師入魏而釋甲籍額城破身囚南風
絕唱西陵可悲而文武之道於斯盡矣塵飛五嶽霧掩三精奄息
之宗社飄播將誰寄之詩曰溟則有岸思則有時今治國而法
無畔岸其能國乎蕭答武帝之孫昭明之子孫承祖統親次名義
不在二叔之下叔先忌姪姪亦應叔勢不並生情難待死投魏召
兵以殺元帝即殺申召戎以殺幽王罪不容掩君子恨之然後追
帝昭明復延祀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履危蹈險外籍聲援雖事
魏用其正朔而臨民自有紀年儉素好文知人善任不嗜酒色事
毋盡禮亦孝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充以即位建
康未幾而齊納淵明改為太子及更立不久霸先隨奪之予奪出
人不殊兇戲若乃王琳抱患於岳沒未見輸翼得人蕭莊容位於
齊疆卒亦偃息無地武帝之統非管誰當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
周君晉延七年是相方矣太子之子爭承祖嗣豈為賊於梁陳羅
先食梁祿奪梁位祗梁主藏梁祀者反非梁賊歟是何異叔害故

附陳長城公叔賢

六

知

主而反令故主地派出奴名號之下晉之焉帝斷無可疑再傳而
 歸三傳而宗又三十二年皆以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敵大併入於
 青卒為晉公惜哉蓋嘗論之梁武非穢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
 子業寶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鼎命淪骨肉尋戈邦家繼覆
 是河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崇佛教其流禍之酷不
 至於人道漸成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侄不容華夷不辨
 若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縹緲地夫乃釋民之遺害與
 張洪陽曰晉開用真變夷者末間變于夷者佛乃天竺一夷人能
 為人作何禍福梁武以難難得天下屈身同泰近遭侯景脅逼
 身并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痊仍談如故而作虜囚傳至敬實
 不能永祚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救援噫後世好佛者
 梁其明教大戒矣

周史令狐德棻曰梁主中宗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
 霸王之器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疑擁眾自固以蔡大寶為股肱
 齊人以梁有大寶猶劉先主有孔明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
 暉許孝敬王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雄補理蔡大寶與
 眾務張紉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餘多獎拔盡其器
 能終有全楚中興類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可不
 謂賢哉嗣子世宗纂成舊業賞罰得衷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段
 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寶融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暹徐岳外
 戚則王凝王暕王暕文暕則劉孝勝劉通沈君游君公併信言政
 事則袁淑鄭師周主者以故在陳使後敵曰陳之胤父乃梁也
 實以吏部郎師周主者以故在陳使後敵曰陳之胤父乃梁也
 侯之下吏也毒惡義盜江東若使梁行人在陳人後恐委命天序

周主乃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帝中柳莊蔡延壽太實子尚
 城公主既朝皇甫茲故能保疆土而和民人豈非繼世之令士乎
 ○梁愚以為中宗世宗殫心竭智爭大保邦誠難矣後主國小
 強值彼隋文不能存恤故主女甥能以容弱隣乎彼彼劇士全其
 要顧以存宗祀如紀子附
 齊獻王歸宋亦不得已也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敬帝同時三年外另
 三十年通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
 百一十四年計十三
 甲子零三十四年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
 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徧徵士馬聲言掩襲
 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
 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
 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害君密遣行人因風縱
 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

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麗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
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
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縱於江曰若彼懼而
能改吾復何求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

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丁南湖曰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陳
大義以伐之彼高熲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耶熲
為隋文帝篡竊之謀主嘗對帝曰願受驅驅繼令公事不成煩亦
不辭滅族夫以滅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久乎是故
始為文帝所黜而終為
煬帝所誅固其宜也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
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
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郊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詭
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
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
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郊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詭
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

麋鹿復遊於姑蘓矣

此一旬是左

陳主大怒斬之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若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
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陷斧鉞而其本心
乃以見擯於時趨七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安得繼洩
治之後乎春秋陳靈公通其大夫秦叔妻夏姬洩洩治諫而被殺
祭按陳長城乙已殺傅縻以下獄忿諫丁未殺章華以擯抑忿諫
其法直取死雖傷于激然視江總等輩諛諛害主之徒豈不銜銜
有聲烈士哉

南朝總歌

南朝宋高武營陽 太祖文帝子劭戡
太宗明帝絕兒郎 恭恪姓李順亦假
蕭齊太高三世祖武 昭業弒後廢昭文
七主二十三年存 蕭梁高武太宗簡
尚有中宣世明繼 後主蕭宗改莒君
入十五年是為真 篡位陳氏始高武
高宗宣帝傳長城 五主三十三年亡
陳雖強大總難當

北朝總歌

北朝太祖道武珪 其先代王名倚盧
六傳至珽七主欽 六十七年交丙子
十五之後復稱代 丁亥稱魏十一春
太武文臣蘇文沿 孝文宣武孝明繼
元朗孝武及文帝 元欽恭帝紀不延
十一代編 梁未帝

隋書卷之六十一 附陳長城公

卷之二十一

附陳長城公叔寶

每

一百七十有一年
 內除隆泰年一十
 孝靜卽孝文曾孫
 魏禪後周宇文氏
 二十九年禪隋帝
 三代共殷肅昭宣
 五主共享廿八年
 後來隋亦夷周族
 顧充陳陳論曰陳霸先
 及陳紀帝以德其私
 開國舉動非所以規
 荷紹立首封伯茂以
 主也是時伯宗懦弱
 王瑛曾無周且之忠
 錦雲龍雖云險質之
 叔素無義方之教類
 派仁以圖自治則陳
 險官人有學士之稱
 盈坐室珥貂蟬者五
 諫而東南王氣於斯
 後見乎天災地孽湖
 爲奴其以自厭迨至
 萬紙詔以果揚二十
 猶談王氣誇天朝

連前代主二十二
 享國二百三十七
 梁武帝甲寅始稱帝
 孝武世明高武繼
 東魏先威爲高齊
 世祖武成高湛時
 齊夷魏族稱極酷
 豈知子孫自不賢
 三年篡位善政無聞
 以尋梁覆轍卽其
 足收齒乎陳文
 存警揚亦賢
 弱寡安成安成
 帝奇牛却獸焚
 梁境果何爲者
 謂宣帝弱寡安
 是謂宣帝弱寡
 侵梁境果何爲
 使能猜心勵氣
 地忽豁布澤
 樹被新聲貂蟬
 玉樹被新聲貂
 切奪間聞穢過
 黃塵之汚衣而
 張而賣寺
 勢曷三十
 之勢曷三十
 不疑而
 不輟也虜

飛渡大業隨淪雖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兵一無足恃
 計爲符并入予擒虎收執伏隋庭願得一官號嗟嗟叔寶全無
 肝雖苟活今亦何形顏哉噫爾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叔寶風後
 之罪重矣大矣既不翅豆又不干戈則其失之者功理斷宜然
 所必至豈隋氏
 之必能滅陳耶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十一代編 梁末帝

毓秀齋重鐫

高祖文帝
 名瑒小字仲雅
 世居南陽
 高祖文帝
 名瑒小字仲雅
 世居南陽
 高祖文帝
 名瑒小字仲雅
 世居南陽

重刊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重刊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 (faded text)

重刊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摘錄大小
試論表詔
詩策全題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履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繁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疑蔣方馨 閣訂

寶宇張起鵬 梓行

隋史

高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大尉

震之後 世紀震四世孫曰孕孕生渠渠生鉉鉉生元壽元壽生惠環惠環生烈烈生頴頴生忠乃帝父也

父忠任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龔公爵進為王堅生而有

異 紫氣充庭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頂日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宅傍有尼寺一尼抱歸

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徧體鱗起母大驚

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今晚得天下及長

相表奇異魏恭帝時賜胡人姓普六茹氏周人王軌嘗告武帝曰普六茹堅有反相堅聞之深自悔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于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欲靜帝滅梁平陳天下為一以火德都長安勤儉明信罷鹽酒禁減庸調額慎死刑褒循吏省女侍黜封禪却降虜皆有足稱然猜忌苛怨夷周宇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策楊素構讒廢勇廢秀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實不韙在位二十四年實承梁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弑壽六十

四葬泰寧陵

戊申

隋去年九月滅梁今開隋下詔伐陳 詔曰出師紀律應勝殊

王廣等帥隋軍臨江高頴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衡

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

席捲事在不

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所在寄任

江總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可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

四也席捲之勢事在不疑頴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楊素引舟師至流離陳將軍戚昕以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遣劉仁恩擊昕敗之及隋軍

臨江間諜驟至陳後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

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

虜軍豈能飛渡邪陳後主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

輟昔漢兵已迫而王莽猶焚席隨斗安生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皆不自顧望也哀哉

羊丁世言

代編 隋文帝

流

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王氣在此
長江天塹古以隔南北

席捲事在不
得言令人豁然

薛道衡上
陳四事

李樂曰按孫皓之亡于晉陳叔實之亡于隋皆以聰慧淫暴虐
驕悍沈酣殺戮亞聞忠言倚恃長江以為險固不修德政自取滅
亡與古桀紂幽厲及後之隋煬帝宋道君元順帝如一母所有難
第難兄故知人君聰慧不肖與昏愚無知同一敗亡而聰慧不肖
更甚也

巳酉隋開皇九年○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

寶綱目書弼擒虎進軍滅陳易於拉朽如入無人之境則陳主坐取滅亡無足恤也先是陳主下詔曰犬羊

凌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

督是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

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

主惶遽自投于井景陽井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按梁末

可憐也馬十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即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

委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問曰僧辯木乘巴馬以擊侯景

馬上即正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是焚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

為江東謂殺羊角為是焚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

之兆蓋有數云○賀若弼度京口使人密啓告急陳主飲酒不省及被擒

高頴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隋主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

詩之功

史臣斷曰陳後主因弱之論踵滅亡之運不修內政不虞外患
以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
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後主之謂乎

歷年圖曰陳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隙以詐

力取國然率羸弊之眾當強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

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

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

之一陳陳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

度以起之納身督音淵井無亦也井不亦宜乎

右陳五主自武帝霸先丁丑盡後主長城公叔實巳酉合三十
三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二十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文慶客卿二人相與蒙蔽

死况又平時迷國誤朝者十庸能誅之以謝三吳高頴先入建康晉

可謂得弔民伐罪之意者宜乎綱目書而予之也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陳后主寵妃頴曰昔太公蒙面以

太公蒙面斬

羊丁上

十一代編

隋文帝

三

流

姐已武王令軍士斬姐已姐已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此豈可留也斬之齊東金蓮承潘妃之足而王茂勸蕭衍斬之陳長城以結綺藏張麗華之身而高頰拂楊廣斬之兩臣所見相同矣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頰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語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明徐祈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

三吳聞者賢之○開府王頒僧辨子也夜發陳霸先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晉王廣以聞赦之李繁曰王僧辨不死矣○以陳許善心為散騎常侍陳許善心使隋而為隋所留陳滅善心衰服號泣東向坐

二月置鄉正里長從蘇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置里長從按丁酉梁世宗天寶十六年陳大建九年周建德六年周頒律正長隱五丁告地頭以上皆死別鄉正里長周有之矣隋特更置耳○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陳亡也此其書何叔慎之心未嘗無陳也陳亡而有復讐之志

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叔慎有復仇之志復仇者叔慎也伏而流涕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猶豫眾咸許諾乃遣人詐奉降書於羅暉暉入叔慎伏甲執殺暉隋刺史薛

廣班師停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破其銳卒擒其驍將振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頰齊公從容命頰與弼論平陳事頰曰弼先

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頰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

二將俱為上勳勳之功論功

羊丁十二頁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御受平陳七策

公宜自載家傳

高公猶鏡

袁憲江表稱首

今日之言非所望

貴則天下一家

老夫委質

江東王氣盡於此

說頰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頰又言之乃

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

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頰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頰曰

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

司江總狎客甚非袁憲中正之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

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役以陳降將

羊翽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識機變乃立羊翽之下

羅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

章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老夫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

矣至是詔為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秦書銷兵器機私也至

樂器

此亦盛德事

黃鍾象人君之德

此華夏正聲

和雅與我心會

中國舊音在江左

曰今率土大同合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

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秋七月羣臣請封禪

許甫平陳國而不許封禪此亦盛德之事故書于之也○十二月詔定雅樂隋初使鄭譯牛

辛彥之何妥等脩樂妥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

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上曰滔滔和雅與

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

樂器工人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

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

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

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書公義何嘉良吏也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致廳事設榻晝

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

半公義不還

小事何忍勞使君

文皇明察臨

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其後遷并州刺史凡訟事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皆嘆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君才言帝過寵高穎帝怒命杖之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殺之上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覬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也之得犯立斬每以殿廷播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匹又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按刑法志帝意每常暴急而奸回不止其後無賴之徒彘而取其重賞大○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

蘇威五彩

韓信破趙之策

楊素稱為名將

草橫張羅

自東晉已來刑法疎濶世族陵駕陵侵也寒門平陳之後牧民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吳語謂我為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管子總管來獲兒請以兵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遂破智慧江南大定素乃班師按用兵多權略取眾嚴整軍臨敵必未人過夫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辛亥十一年以劉曠為莒州刺史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示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頌薦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威好立條章每

管內無五品之家

元預

楊素高下在心

宰相識度不

賞

歲貢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顛如此○侍郎郎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比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請罪遂相親睦○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揚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頴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然望愈甚上下彌獄公卿奏弼當死上謂弼曰公卿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待令除名歲餘復其官爵○詔免河北河南功調減田租

洛陽

雅樂

萬寶常聞新

事

此世皆父覆

癸丑十三年關中饑帝如洛陽上遣左右開民食得豆屑雜糠糲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暮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以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甲寅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參定雅樂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饑死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曰用此何為○詔高仁英蕭宗陳叔寶脩其宗祀官給器物尹氏謂當封以一邑俾食數十里之賦則不必官給器物自可以叔寶待宴出帝曰之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何不以作詩功夫思量治安當時之事務○李繁曰高祖能笑陳氏之子而不自知其子揚廣聰明亦一陳氏之子也○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徽劉昉鄭譯柳表皇甫績等則我不至

此然此輩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謂疾進於危篤

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責遂廢卒于家

胡致堂曰隋文固險惡悖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滅亡方其圖集大

利則以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潔身顧義者為是

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貞廢死劉昉極刑也可為顛覆之

深戒矣○縻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王劼上皇隋靈感志

散騎侍郎王劼上皇隋靈感志帝好襍祥小數劼上表言符瑞甚眾

又探歌謠緯識摺佛書曲加誣飾擬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

令宣示天下

乙卯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前書詔除毀兵仗此書收天下兵三

川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上書仁壽宮成下書以德彝為

道而所以成此宮者德彝也故其書法如此○宮成上幸宮見制度

持天著後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之帝不悅

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封德彝

楊素為五怨

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資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為內史舍人

王守溪曰煬帝之惡皆文帝啓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靡而不

禁故煬也顯仁汾陽諸役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姦諂而不可

故煬也裴矩高德儒羣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

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

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

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

蘇威家累金玉蘇威大病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

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謂晉王廣秦

及世康為之○十二月勅盜邊糧升以上皆斬議峻

丁巳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品秩雖有崇卑要

已為不可矧又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

律外杖之乎

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威
勢劫主執其事者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
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
屬無唯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孟文莊曰先王因情以立法如盜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贖物多
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生以死盜萬錢者又何可以加之哉以
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
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耶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
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
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托奏他
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形一也囚不合
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侍
郎辛置嘗衣緋襪帝以為厭蠱命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少卿趙綽固
爭
六月必有雷
趙綽三罪

執法一心不
惜死

趙綽誠直

曹原情而續
守法

秦王之過不
至此

周公尚誅管
蔡
隋主妄援周
公為比

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置至朝堂解衣就刑士復
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
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冑俱名平恕然冑原情而綽守法帝晚節用法
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七月并
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
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
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
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俊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
援周公誅管蔡之事為此夫周公制
禮作樂治致太平帝皆不以為法而獨
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實可乎○冬欽州刺史寧長真來朝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寧猛方請隨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
而卒帝不懌稠曰猛方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
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何稠著信蠻
夷

羊丁世也類系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九

新刊藏書

有名將未能過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
頰及元旻等皆諫曰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
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後萬歲為楊素所忌譖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已未十九年以牛弘為吏部尚書書善其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高孝基妻後

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

賀若弼有三太猛

絕倫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庚申二十年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

太猛

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弼意圖廣陵又圖荆

唐文持法之弊一至於此

○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太子國儲非有大惡未易輕動今乃惑於

辨朝紳不敢言隋文持法之弊一至於此

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

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

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本

汝當以儉約為先

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

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

無寵死而多庶子姦妾獨孤皇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

知之彌自矯飾為奪嫡計

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

樂器不令拂去塵埃

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

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與約

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

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邪之危成泰

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贊帝廢勇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

庶人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正人輔之足以嗣守皇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

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之過

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之過

李綱諫廢太子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晚春之春重稿

晚春之春重稿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晚春之春重稿

晚春之春重稿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晚春之春重稿

晚春之春重稿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羊丁廿五日類編卷之十三

此佳右丞

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聞之為之慙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胡致堂曰隋文於勇之事甚可悲矣勇不當殺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性哉素至東官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陳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潛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官申寬而廣過之使不得聞

胡致堂曰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官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五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害大矣將自傾側之象亦著矣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法受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

高孝基知人

舉也走而待玄齡與杜如晦

孝基知人

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

知曉有德

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杜果謂曰君有應

五男止教

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

語孝經

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

有才能

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

士伽從內來

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雍令齊州今濟南府屬山東道

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却退也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

前或却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別眉惜也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按

文盜一錢者棄市三人共盜一瓜者即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以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也豈刑罰之中哉

太平日行上

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初太史令袁克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

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益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

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

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四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

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自工作

苦之仍命自工作○十一月祀南郊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

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隋文以

人下故樂假符瑞以一眾心願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壬戌二年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柳述尚蘭陵公主持寵使氣

帝問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

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

石也可師友之後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

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徵秀還

師十二月廢秀為庶人幽之廢不以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賴以

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

過又二庶人房與秀皆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

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奉帝

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肅至帝面論

而罷之○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素既察太子及蜀王威權

愈盛大理卿况上疏極論其作福作威必為禍始陛下以素為阿

衡恐其心未伊尹也帝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可

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子嘗問賀若

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

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

日長之慶天
之祐
改元宜取此
意
板文備述以
報謝
隋文欺人欺
天

柳述不便之
大
雲起之言汝
藥石
柳述驕豪未嘗經

廢不以
其罪也

裴肅憂我家
事

素心未必伊
尹
僕射國之宰
輔

深問楊素
韓擒虎史
萬歲皆稱
良將其三

羊... 十一代編

隋文帝

十一

疏... 重... 馬

人優劣可

詳辨與

六將唯殿下

策問王通

以自樂

通下仕

行失在僕

且務止惡

無詳不乎

紀國去標

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

癸亥三年龍門今河津縣屬山西平陽府王通字仲淹獻策不報書不報則帝之繼

也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

子自遠至者其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饗通作饋厚讀書談道足以自

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

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

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乎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

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讓之罔也罔音訛諱也謗會讞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

中子先儒謂通為隱君子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亦自

不可之有而必欲最其於齊之門自取維辱是豈席珍待聘

之君子哉○韓文齊王好學而子鼓瑟○樂按南北以來樂

徒汎滯天下而王通獨誦法孔子者書垂法言言切也遠過注

獻策不害也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

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

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日處之不

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劉屏山曰夫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莘野太公之隱

於海濱使不過成湯文王則終樂堯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柰

何王通既不知隋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在

已之不可以有為而汲汲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甲子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子大寶殿而自立廣弒逆綱目正名遂

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

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死者人之所

諱此太子預擬帝必死也為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怒

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也獨孤也

獨孤悞焉

十一代編 隋文帝

述若出閣為勅書

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逆等將呼太子曰勇也述嚴出閣
 為勅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嚴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
 蓋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補後太子封小金
合遣使者賜夫人
 夫人以為為毒與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患而却坐明日發後即
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過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悉焉
 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不為置嗣除述嚴名徙之
 嶺南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晏忘倦雖畜放
 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
 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
 破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
 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
 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
 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恐苛察信受讒言功

文皇官力不著

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大業八年
殺張衡

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
殺之觀此則綱目之書誠信矣昔史丹以帝崩為文曰
胡致堂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
其弑殺之禍小川為聽壯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鑒矣卿
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賈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
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
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為記
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為福述嚴死有餘負矣
方正學曰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然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許於
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以不反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
不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裁庸調之額處罪三奏而後行刑褒
賞有政績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鬼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
詔之曰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
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為
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
然績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弱
于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亾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
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各相

五子可謂真兄弟

衛忌五子皆不以壽終而楊廣奪嗣惡極遂致滅絕

司馬溫公曰辛伯諡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匹嫡大都禍國亂之本也隋高祖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播曾不知勢均位通雖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

一而遺其三平得一指無並后下三句皆隋文之失也

湯皇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幾謀廢其

兄倖為皇太子仁壽末弑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足濟

其兇淫亂弑逆窮奢驕武巡遊誅戮無所不為在位十三

年罪惡貫盈天人棄絕字文化及戮於揚州壽三十九葬

於江都之雷塘

乙酉大業元年正月立皇后蕭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明年卒

封昭子倓燕王侗越王伯代王○三月命楊素管東京宮室又勅字

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河南洛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向

材與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

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

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

相望於道○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

萊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

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

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

亦剪綵為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蔽羞精

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

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屬直隸揚州府發顯仁宮出洛口在河南

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里舳音軸船後持舵處照曜

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

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剪綵為花葉

此此清夜遊

隋丁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煬帝

七五 隋煬帝

黃鵠毛投

丙寅二年二月新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
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
其子自投斃音敬鶴毛投於地時人咸稱以為瑞

史臣曰鶴物之微耳猶知愛其子護其巢揚亦人也忍於燕安殺兒而安其國又何有于子姓及其臣民乎

四月還東京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

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

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虞世

基等參掌選事而予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仍意

一頃致堂曰楊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爾當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若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知之也則其勸情名器抵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楊帝非能惜名器
金玉隱於沙石之中

太子昭卒○始建進士科後世進士之科始此○楊素卒素身為上公自與

弒綱曰誅首惡故於其死削其官以著楊素之罪惡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此春秋之法也越公楊素雖有大功

時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令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

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

須吏活耶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傲儻不羈致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然專以智詐自立阿諛時主營構離宮瑤宮於奢後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疾子為亂階務玄感墳土未乾闔門刑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禍其斯之謂歟

十月置洛口倉在河南府鞏縣西聚粟於此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丁卯三年四月詔頒新律騎尉劉炫預脩律令牛弘問曰魏齊之時

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置綱紀郡置守丞

省官不如省事

楊廟獨無所

築長城

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六月帝北巡按綱目書秦始皇五武帝七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廟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使廟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恐突厥啓民可汗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因召諸部酋長咸集啓民及義成公王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蘇威於煬帝稔惡之日公卿戮辱之何能而巳惜乎事隋兩王依阿取容勢利之情溺而少壯之志衰矣又蕭詩於字文化及之手舞蹈於王克李密之廷然則隋朝輔相無一人也信○殺太常卿高穎尚書宇文暉古書暉字光祿大夫賀若弼帝以啓民可汗入朝大徵散樂以誇之齊高緯時有魚龍山中等戲謂之散樂高穎諫不聽

選謂丞李懿曰周天元帝以好樂而忘政不遠安可復爾又

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

文暉私謂頰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弼亦私議宴可汗

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頰具文武大畧明達世

務蘇威揚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頰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高穎平

麗華而揚廣誓欲報之則此處已兆陳暉○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在

於巴西之年至今進十九歲矣惜哉在府游金河在大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疋旌

旗蔽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

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

上單于臺賜各有差○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畧西域特筆何罪

矩首唱經畧通西域征高麗開邊也而天下怨毒遂至於此矣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等部交市帝使

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

裴矩樹西域圖記

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此皆矩之倡導也

戊辰四年四月營汾陽宮在山西汾州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

都苑園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七月復築長城梁按楊廣再築長城止備外虜維知殺身滅祀不在長城之外乎

巳巳五年禁民間兵器鐵又搭鉤橫外○三月帝巡河右四凡遣兵

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

六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

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以

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刺幽也物失其性故曰

思古之武王焉今煬帝謂薛道衡之頌高祖是亦思武王之義將罪之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

下氣道衡不能用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庚午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

番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克積胡客過酒食

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不取值胡

客皆驚嘆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

何知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

曰裴矩大識朕意詭譎通合上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日非奉

國盡心孰能若是○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專

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好學博文度量寬厚榮寵當世車服儉約事

上明禮待下則以仁難職務煩雜而書不釋手雖言不出口而實

直可當大臣謂獻書諫明堂辨音律論新禮廢殺輕重任選舉則先

德行而後文才信乎

繒帛纏樹

裴矩大識朕意

悔吝不及者一人

世說新語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隋煬帝

七

世說新語卷之十三

于弘有凌雅之風

臣曰牛弘仁禮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繆省關二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牛弘大雅君子

裴矩請征高麗

辛未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壬午下詔討高麗

之役亦矩首謀也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船運黎陽及洛

口諸倉米至涿郡船驢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之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于是始相聚為羣盜

羅念菴曰于觀隋史之結與裴矩日格勸匪懈夙夜在公求請未之有又曰歸處危亂之終未虧廉謹之節于謂矩所以匪徒而在公者惟事手開邊山國耳夫公國之罪魁而

世郎

王簿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

之大逆故書起兵以正其罪耳

時劬平屬山東濟南府民王簿擁眾據長白山在山東濟南府長山縣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灰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在直隸廣平府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丈夫當立大功

建德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處當立大功豈可但為已耶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王申八年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庾質問曰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否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朱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受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召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表請上遣突厥出塞

○三月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于師文振嘗上表請上遣突厥出塞

時處突厥塞內資以兵食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

隋文帝

十一代編

吊伐非為功

我為人作何等事

十鈞之弩不為龍泉發機

感初非能

李密志氣雄

李密乘黃牛讀漢書

李密說楊玄

李密三計

開中天府之

成長策也至是征高麗道病卒帝甚惜之○六月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至遼東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九月帝還東都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規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誦詔賜自盡衡臨歿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衡始為廣畫奪宗之謀以功為左庶子既而親行寢殿之獄以功為御史大夫故臨歿之言云然

癸酉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干鈞之弩不為龍泉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六月楚公楊玄感素起兵黎陽圍東都楊素首畫謀逆玄感乃素之子是逆黨也

也然玄感曷不書計曰玄感初非能計賊者使其能捕楊廣弒父與君之罪正名舉息則亦必以討與之玄感時以蒲公李密為謀主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方親侍帝忌之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開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師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
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
之意耳衆皆悅○遼東城久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
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玄感護兒問玄感圖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
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
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問諸人有沮議者
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今于弘整馳驛奏聞帝已勅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玄感復誘帝福嗣

公家事知無不為
楚公好反而不欲勝

謂日得春秋
及反者皆書起兵至是上書來護兒擊玄感不以討書此書玄感或
成不書伏味下書殺玄感黨與亦不書誅書法若此可謂得春秋謹
言之

李淵稱象
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

矣八月玄感引兵趨潼關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綱曰玄法甚嚴場
既書紙故凡羣盜
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
因縱酒納賂以自侮○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感
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
為盜爾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玄感
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凶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
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
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
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
謂秘書郎虞世南世基弟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顯而諫以求名
者爾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按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絕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
筆以避禍而空梁多燕泥庭草隨意綠之句隋煬帝卷於殺二文士
何人君之度不廣哉

庭草無人隨

與選亦當為

天子

我性不喜人

卑賤不置之

地上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二月徵天下兵日道俱造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廢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月還西京十一月祀南郊大風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慕容超燕王也祗南郊大

不可劉炫作撫夷論

風書風書 悔

場帝與慕容紹同符

已亥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搏鷹

學為王者事

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十餘卷學之為王者事已久矣後世之主好學亦有無補於事如梁繹隋煬之徒者何哉夫學之為道雖非一端要以孝弟仁義為本二君不孝不弟不仁不義大本已失雖明辨夜學亦復何益乎

好學無補於事

○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有二孔雀孔雀在文會所蓋州所產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瑞焉時孔雀已飛去無可

事以孝弟仁義為本

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見嘉祥并朝改大夫

為馬秦之所以凶也若鳥為鸞隋之所以亂也人若能清心窮理不為近習所蔽則視且非邪正若白黑然凡物形之最著者乎

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雁門今山西詔天下募兵守之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

山西

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十月帝還

東都

丙子十二年林士弘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作毘

陵宮○四月除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盜賊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

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雁門許罷征

除納言蘇威各蘇威引身隱柱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十一代編

隋煬帝

三十一

此卷卷之三

蘇威獨獻尚書

遼今復征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諧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成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輩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爲民○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宇文述勸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克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場之必亡豈待殺諫者而後及哉然猶列書○程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韋城程讓爲東郡法曹坐事當斬命於尾崗爲羣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自雍丘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

綱目遂獨爲場設

氏將興吾聞王者不灰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

玄英者自東都逃來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來民間諺歌曰堯李于皇后統楊州宛轉花團裏勿浪語誰道許

也莫浪語誰道許者李密也密遂與讓等攻滎陽帝使張須陁擊之

密畫策用伏人伏林間殺須陁河南郡縣爲之喪氣○十二月鄴陽

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以鄴將王威高君雅

副之擊甄翟兒淵被圍李世民將精兵合擊大破之○太僕楊義臣

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實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先是羣

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

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

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

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

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

虞世基不以盜賊

隋書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代編

隋場帝

二三

疏秀齊重傳

義臣降賊何

隋先有一
恭帝有又
有後恭帝

歎曰我初不聞賊頗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非所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按隋之得失存亡大與秦類煬帝之惡聞盜賊嚴如秦世而世基之不以此盜聞酷似趙高蓋昏狂之主今古一必而姪詐之臣前後一律也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鄴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 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

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 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二月馬邑屬鴈門郡今山西朔州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竇建德稱長樂王○翟讓李密據

李密據洛口

興洛谷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畧取河南諸郡密諭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

歸附百兩之粟一朝可集遂將兵七千人襲回洛谷破之

民所取老弱備負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用祖

為記室於是趙魏江淮羣盜莫不響應○四月薛舉稱西秦霸王

隴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庚午降李密密遂移檄郡縣數煬帝

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

辭也○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密為指畫詭

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衰皆德彝所為也○五月李淵

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唐公以義起兵非羣盜之比

於尊隋而不能為討罪之舉君子雖欲異之不可一崇書之向耶蓋兵以義名乃止

得也况又滙汚宮掖設許罔眾殺人以利己者乎初唐公李淵先生

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

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官監裴寂與

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

裴寂波

世基

世基

唐公以義起

兵

世基

世基

世基

世基

世民命世才

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

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器遠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

才也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而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文靜坐與

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

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

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圖逼東都

今河南府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

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時收集可得

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

南巡兵甲多去故為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

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分其部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

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

此天授

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處

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

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人驅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

寂以晉陽宮人侍淵宮文侍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

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

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

從之耳時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都淵大懼世

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淵謂士馬精強宮監舊

積鉅萬代王備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

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索取夷滅乎淵然之寂懼及禍屢應

端起兵乃使文靜詐為勅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

世民化家歸
淵
以家以宮人
侍李淵

如探囊中之物

世史綱目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世恭帝

二五

世恭帝

麗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益賊竊據
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
旬日間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
民伏兵殺之○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爲帝則
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信王侑爲帝改易旗
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遠近皆不得至
爾乃許之

淵之於世民也元欲置王業
大事而世民止之於太宗嗣父於罪而淵之以起兵高祖
受天之命而世民受之文而世民稱曰此突厥何所以
也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
之也古之王者有德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不
視之不從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
下而可爲乎則亦無所不至矣世民之言世民之言世民之言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
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德儒閉城拒守文
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
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
復業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還凡九月淵喜曰以此
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謂舍以賑貧民應募者日
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七月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
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晉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
立代王之意隋遣宋老生帥精兵三萬屯霍邑今改霍州屬平陽屈突通將
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日持
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殪意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得書天曰密以自矜大非折

李密與月
李密以書招
李密

李密與月
李密以書招
李密

李密與月
李密以書招
李密

符觀新獲以收漁功

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

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皇之道綏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

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部項反蛤也鷸允律反如天將雨鳥也戰國

策趙伐燕燕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露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睡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肯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以敵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唯望早膺圖

錄錄籙籙也圖儀也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玉以附也籍秦惜反簿籍也謂

所附宗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煢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

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

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

不止端軍中之權劉文靜未還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

石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收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

不救被野何憂之獯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逞遠畧

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

已班師恐從義之此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會暮淵寢世民號

哭帳外淵召問之諫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

敵乘於後歿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胡亥也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殺父殺兄則

紂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豈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

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輩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

少也何必許焉救書發民以鼓怨也世民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

都而直代王也不必推尊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

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

揚十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焉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

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刘文靜智謀之士

耳悲哀又出其下故乘時舉事不獲歸成功而用智術遠義理

言言世史卷之七十三

十一代編

隋恭帝

隋恭帝

世民詩安天

世民無湯武

反身之學

八月甲寅，隋遣軍趣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鞭指磨若將圍城之狀，且詔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壘斬之。遂克霍邑，進取

汾陰郡，劉文靜以笑馭兵至。雖不氣，善借兵而復下韓城，降焉。九月，武彞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其客魏徵為啓謝。密喜，以寶藏為

中書令，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磊落爭生業於為道，主實者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李密遣徐世

勣取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湖致堂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游黃壚中，而抱匡時之器，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管陽與神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

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不及唐室之興而夫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尚矣。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藉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之，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也。」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降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家，傑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潯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臨城

是尉房玄齡，詢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

世民一見如舊識

世民一見如舊識

世民一見如舊識

世民一見如舊識

主玄於亦自以遇知已審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

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與此象象與庸人不同

太宗幸造唐

十月前梁裔蕭銑起兵巴陵

屬湖廣岳州府

自稱梁王

銑父齊璠

○十一

李淵將武

才畧

以言將帥之畧獨此子

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秋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請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淵備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帝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

封唐王已而以李建成為世子次年戊寅恭帝禪唐王世充又洛陽立越王侗為帝又次年己卯禪王世充亦曰恭帝

李建成使

一應若考數

一帝之罪

一矣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尹遂昌曰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出於見聞而語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目為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焉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執逆之罪數其淫昏之惡播告四方與弔民問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宜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歷年圖曰文帝於周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震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突厥高昌之屬莫不稽顙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未易亡也煬帝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後極欲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起而猶巡遊不息惡聲聞直言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承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祭按隋煬

楊廣罪在不赦矣亦看

文煬聖作

備致之也隋文世受

周宇文其恩女配天元

帝實生有靜帝爾也權重見忌不自退

海窺竊陰謀天元暴卒

攘奪遺孤寡女降為公主孤兒豎稱介公

隨行執逆族

據守文於君不忠於女不慈於字文不仁故天令煬

帝皇太子廣托生門內

取常亂倫結逆驕奢速覆

基作隨使化及

出白周裔因其貫盈

誅戮不佑卒為宇文報仇且

侑戒于李嗣成

十一代編

隋恭帝

二七

隋恭帝

于王皆隋文自作之孽耳雖其勤敏節儉省婚侍之寵罷醜酒之禁戒庸調之額却鬼阿不孝之降三獲死罪褒賞政績稍有益事延年三十已足相償天亦安肯遂怨前孽不示報應彼場帝習過人反足濟惡稔禍昔日身裁君父未後卒登其身又不但與太子勇之冤柳述元巖之枉相當也誰言天道無知耶

右隋四帝堅廣侑始梁天保二十年辛丑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月合三十九年內除梁七年唐二年始戊申終丁丑實三十年自辛丑至洪武戊申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十二月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守亮君素不下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

虜乃引兵東出將趨洛陽文靜遣寶珍等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寶琮遣通請往論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遣至

東城下招諭亮君素君素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因謂君素曰事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卿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

隋朝總歌
隋起高文篡周國 煬帝弑父窮奢欲
前恭帝俯後恭帝
四主三十九年足 丁未前為梁七年 併吞之後遺秦促
顧克揚隋總論曰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納如楊氏所以著普六茹
堅得政之始贊之祖也劉助輩引以輔政秉曙星之照藉后父之
勢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由
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熒斗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勤
進而字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烟矣嗚呼孤兒以致天下尊寡婦
而登神器噫世不多竇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
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拔京口鎮擒虎獲摩章師入建鄴遂以古
陳自是而後勒於聽政儉約為心隨才倍官倍賞必罰制義倉復
陳境足以繁枯澗潤而叛降相繼却而不絕一節深為得體故百
姓繁庶中外奠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
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用法益峻愛不全
父子而牽制婦入至其晚年暗於信託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
信獨孤氏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卜蓋亦有以規其終矣阿摩

隋朝總歌

我力猶未屈

帝小名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
位之初而乃弒君父恣宣華殺太子犯禮侵義以肆其醜逆焉噫
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忌忠
直殺戮濫加綱紊紀弛荒淫無度雲烟大張九刑為繼而道路側
目又因章仇太翼之妄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死廣表茂禽遊獸
間宮樹富剪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香草根車
馬所臨造觀風行殿綉帛纏樹螢火徧山靡麗倍淫情放志蕩周
天元以好樂而亡不為少鑿豈知樂之不可極耶製錦為誇示
戎夷幸虜帳而呼韓稽顙指揮羣醜風駭雲流聲播八方威振萬
里使其抑鋒且銳迴霜收電坐享豐亨則悠悠六合皆吾故物也
奈何裴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濛汎赴崑崙之意竭有限
之民資圖未獲之他眾千麾萬旆披甲蒙冑螻蟻人民耀武窮髮
俾衰弱填於溝壑城窟漲征魂之水老幼紛於戎馬潼關高戰骨
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矣尚爾龍舟恣樂屢幸江都逞侈心而窮
人欲作一無愁天子雖蓋南山之竹决東海之波亦奚足以窮其
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殿庭好頭頸竟於宇文化及之手而襄
尸床實為天下快期時也王世克專擅於東薛仁果竊據於西眾
蕭銑角立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開嗜矚之羣鼠驅熊羆之眾
霧集鼠伏山谷孤潛草野臂弓腰刃以盜名字者比比皆是也曰
信曰侗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帑夫楊氏
之業不為不富不為不強不為不又安父子甫二傳宜未至淪胥
以亡而煬帝縱禁一時乃不旋踵而身殘國滅此何故也豈天心
厭亂富淫人以殃之而李氏之當為天子固蒼蒼者之有明寄與

顧克宋齊梁陳總論曰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
餘朝脫臣班莫祭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下而
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可以得
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况勢力
有所不足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
私快志縱耳蕩目於億兆之上其能久汚天位乎問有舍其尺短
采其寸長非無彼善於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聞要之皆不足錄
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而尚衰於末路又况其觀觀者乎故使
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
則蔣帝可無私佑之祀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
際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剝之兇秦之何所短者不
能用所長而帝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
也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
君子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軌者罔不滅數主有之
矣又其甚也廢帝肆惡於宋而東昏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
怒於陳而煬帝侈樂於隋者為益淫蠹世殃民梯災徃禍固糾紂
之赤熾幽厲之超楚也近則喪元於其臣遠則委命於其敵皆其
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灼然矣夫肉白骨也援斯世於
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
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
以保隋揚之富強庶乎其得之耳
李崇曰正朔相承宋齊梁隋耳五代宜為四代若其滅亡之故賜
此論得之即北朝魏齊與周亦當時同犯此病者

十一代編 隋恭帝 三三

